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1994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四年八月第二十三期

目 錄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王性初作品	黑色壁爐 (二首)	2
詹仕華的詩	故鄉的路	3
阿 翔作品	水質的晚唱 / 鳥飛越城市	3
晏 明作品	唐古拉, 自由的元素 / 拜渡河	4
陳強華的詩	夜間不定的想像	4
楊 平作品	玫瑰花蕊 / 死亡是容易的	5
海 上的詩	樹神守護人	5
李 斐的詩	戲寫畫家詩人——秦松	6
驍 程的詩	詩注	6
心 水的詩	南天結緣	6
趙元瑜的詩	也算獨白	7
王 艾的詩	說出	7
雁翼十四行詩輯	8-11	
陳齊家作品	紅葉 / 仙人掌	11
莫宏偉的詩	車禍	11
孟 夢作品	致沃特·惠特曼 / 一九九三年舞曲	12
果 風的詩	剪春非	13
華 璋作品	水牛人說詩 / 一狗狗四年	13
千 瀑詩札	在微雨的路上 / 如果可以	14
李 彤的詩	十七歲的朦朧	14
戈 仁的詩	生的爆發	14
杰 地的詩	無奈的思情	15
方舟子的詩	初春的聲音	15
柔密歐鄭的詩	手杖	16
魯 鳴的詩	今夜孤注一擲	16
侯德雲的詩	凝視	16
婉 冰的詩	酒	16
陳敏華作品	悼楊水貞女士 / 再悼楊水貞女士	17
張珏敏的詩	春天鳴奏曲	17
李華山的詩	走調的女孩	18
雨 蝶的詩	月弦	18
夜 林的詩	孩童與年代的新娘	18
瘋 子的詩	感謝奮乃靜	19
吳迪安的詩	理想	19
賈 薇的詩	包裝	20
謝 敏的詩	招喚	20
王兆新的詩	無題	20
微型詩輯		
秀 陶作品	美東速寫: 行道樹 / 時間 / 輪渡船 / 靜 / 地鐵 / 鄉路 / 蝶 / 馬	21
黃昌盛的詩	詩人不在	21

非 馬作品	珍妃井 / 螢火蟲 / 盆栽 / 菩提樹 / 霧 / 性急的小狗	22
斯 冰的詩	纏	22
達 文作品	季候語 (四首) / 渡歲 / 水晶杯	22-23
馬 非作品	短詩五首	23
遠 方作品	電視廣告 / 剪刀 / 避雷針 / 松柏 / 寄信	23
劉荒田作品	萍池 / 臨流 / 縫紉機 / 深夜	23-24
張瑞玲作品	等 / 無奈 / 角落	24
姚益強的詩	奮鬥	24
邱小明的詩	詩論	24
佈 谷的詩	愛情	24
潘建立的詩	晚春速寫	24
嚴 力的詩	再生	24
郭 龍作品	簫聲 / 蚌 / 聽松 / 登極	25
宋 遜的詩	病中的巫小兵	25
葉 輝作品	壞想法 / 夏天的生活	25-26
張國治的詩	酒泉	26
水曹郎的詩	孤獨	26
歐陽昱作品	無題 / 烏尾抖了我一身濕 / 空曠的大海上 不見希望的影子	26
伊 沙的詩	拜師學藝	26
愚 夫的詩	玫瑰紅的舞鞋	26
曉 鳴的詩	神遊	26
李國七的詩	七時半上班的路	27
陳本銘作品	我們倏然沉默下來: 吻 / 讀 / 聽 / 越 / 崩	27
彭一田的詩	九月	27
陳銘華詩抄	下城之霧 / 假釋犯 / 所謂後現代 / 月圓夜	27
賣藝者R. M 里爾克法文散文詩一輯	◎秀陶譯	28-29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譯	30
《新大陸》詩友座談會紀要	◎遠方 / 陳銘華	31-35
精簡·朦朧·藏	◎非馬	36-37
狐狸說詩	◎陳建華	37-38
“天籟自鳴”的意境美	◎戈仁	38
在多方風雨的異國土地上	◎張國治	39-40
詩刊推介 / 詩訊	封底裡	

名譽編委:

林建中(三藩市)
何啓良(聖荷西)
張湘業(三藩市)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陳寬(麻省)
楊振民(橙縣)
馬炳威(香港)
陳國賢(維州)
陳澄海(台灣)
葉載福(台灣)
沈季夫(橙縣)
鄧鉅源(加拿大)
林德功(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江漢(三藩市)
果風(紐約)
郭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陳齊家(新澤西)

編委:

千瀑(西雅圖)
黎啓鏗(洛杉磯)
遠方(洛杉磯)
譚達文(洛杉磯)
黃紀原(費城)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主編:

陳本銘
陳銘華

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編輯筆記

●上期(22期)的編輯筆記,我們提出一個觀點:作品的成功率和作者語言的純熟度成正比,而一個作者最純熟的語言,無疑應該是母語。但許多海外華人的母語並非華語,這也是事實。其實,作品的成功與否在於作品本身!任何一位精通兩種以上語言的詩人,若是覺得以某種語言來創作一個特定的內容會比另一種更適宜的話,自然會有選擇。道理就像“形式”必須配合“內容”一樣。我們不贊成的僅是,爲了某種因素而“捨本逐末”的做法,並非完全反對華文詩人用外文來創作。長期以來,《新大陸》都提供園地給外文詩,不過作爲一份華文詩刊,一般來說,我們發表外文詩的同時也附有該詩的中譯。當然,有不同的意見才有進步,我們歡迎讀者來信來稿討論這個問題!

●本期推出的“微型詩輯”與上期的“散文詩輯”性質相同,是從來稿中輯出。上期的“散文詩輯”反應非常好,這一期的,希望讀者也會喜歡。

●六月五日本刊原擬舉辦的聚會,因張國治提前回台而延至六月十二日,由陳銘華在家中舉行,適逢詩人節,到來參與的詩友有:張錯夫婦、陳建華夫婦、區劍鳴夫婦、秀陶夫婦、達文夫婦、劉耀中、斯冰、黎啓鏗、秋原、遠方、陳本銘等,餐會後展開計劃中的座談,詳情請見本期31-35頁《新大陸詩友座談會紀要》。

●本刊編委黃紀原因事辭去洛城工作,遷返費城,此處致上全體同仁的祝福!

●21期果風的詩《君不見》尾二段“供奉大都會的祭品”句後多印一句“像才被冰川鑿出的深谷”爲原作所無;22期秀陶作品之《Hackensack墓園》第一行“彼此在四街的中間”,“彼此”應作“被切”(頁22);同期《日本散文詩四家》頁26《不死的章魚》第二節“……一箱濁而已”,應爲“……一箱濁水而已”,頁30《看一隻玻璃杯的喜與樂》最後一句“不平和的境地近乎醉鄉”應爲“我平和的心境近乎醉鄉”。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譯者和讀者致歉。

●由於本刊篇幅有限,超過百行的長詩或組詩(節選例外)暫不刊用。另本期始,除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一切贈閱皆已停止,成本增加、郵費不菲,請大家原諒!本刊是同仁性質,由同仁每期集資維持,歡迎各界朋友樂助印刷費用,多少不拘,以期詩運長久。

●編輯室疏忽,遺失南京作者趙剛通訊地址,請作者或相識的詩友見字,將地址告知,以便寄上詩刊。

王性初作品

王性初，中國福州人，原為福建省作家協會秘書長。現居三藩市，專事寫作，除寫詩外，也是《星島日報》的專欄作者。

黑色壁爐（二首）

黑色的懷念

沒想到有一種懷念
莊嚴成黑色的告別
腮邊的石頭風化
心臟的裂痕清晰可見

那帽子呼嘯著升空
黑房門的喘息聲受傷

找回那隻失蹤的小船吧
儘管它拒絕歸航

聽力和視力都已老去
絕望的傾聽危險地聳立
白晝無路可走
無處去尋覓一枚苦澀的黑果

祈願
能夠
收獲
黑色
以求
懷念
能夠
不朽
能夠
不黑

壁爐之火在平安夜燃燒

對著紅紅綠綠的聖誕卡
壁爐的火焰細語
平安夜的氣氛豢養無數佳音
聖誕樹迎接可喜的凋零

窗外寒風已枯黃
屋內室溫正年輕

夜在異國的土地平安
火在他鄉的爐中憂傷
星星和月亮的內臟皆移植已妥
感覺是一株株無根之蓮

肥沃的音符澆灌著斷續的相思
茁壯了心的愁苦
此時沒有樂曲可以替代
消逝的地平線
紙上的歲月
以及安息於平安之夜的平安

九四年寄自三藩市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		
			陳銘華、達文	編輯中	
11	溶為時間的滄海	詩集	陳本銘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一元，國外二元。寄：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詹仕華的詩

詹仕華，東方作家報社總編，二級作家。中國四川德陽市作協常務副主席，東方文學創作學會會長。

故鄉的路

故鄉的路總是悠長地伸向遠方
似懷抱兒女的磨娘簾
 憔悴了自己的面容
 望四方的兒女
緩緩地歸

故鄉的路是施過肥的
只要踏上它 感情
就會在任何季節長高
即使疲憊地倒在它鄉野地
夏蟲一聲輕喚
也會睜一只眼望向故鄉
故鄉啊 只要這兩字碰撞
千里之外會有生動的鄉情
伸延進養育的竹林

故鄉的山有勾魂的嶺
在秋夜野狼的伏擊裡
也敢忘情地走過阻不住歸期
儘管故鄉的泥路曾摔得渾身
青紫
迷路的山嶺有這詛咒
父親的荊條曾抽過
 頑皮的
脊梁
讓你在衆路中挑選
你定會走向故鄉
那條小路

九四年寄自四川

阿翔作品

水質的晚唱

如果不是你水質的晚唱
造訪我所有的日子
月亮將會拒絕從我的窗口 升起
在靜寂的另一個世界
我將少了一些麗質的東西
清潤的面容和某個傍晚
站牌下美麗的傳說

你水質的晚唱裊裊生成
一把月亮的清輝
輕輕地叩響桂樹下那幢木質的小樓
把吹簫人的愛情
從蒼穹，從故鄉湖邊的柳梢後
月圓般喚來

鳥飛越城市

鳥飛越城市
鳥遞下愛情的聲音
鳥使我們仰望天空

從玻璃後面窺視
鳥是我們夢中的樣子
狀如雲朵的鄉愁

鳥照亮我們的居所
年邁的燭台
紙和筆

鳥飛越城市
鳥掙脫自己的翅膀
鳥帶著我們的詩歌飛翔

九四年寄自安徽

玫瑰花蕊

——〈大國民〉觀後

光
在一明一滅間
使最平凡的花瓣也有不凡之美……

是的，男人總是無法瞭解
他所鍾愛的寵物——
遊戲是有趣的，權力亦是
追逐並睥睨的活過一生後
愛情，模糊成神話！

所有的帝王都不缺乏勇氣。
你也一樣。
所有的帝王都不缺少女人
你也一樣——一樣的不曾瞭解
握在手中的那朵玫瑰啊
如果不是水晶製的，就一定有刺！

死亡是容易的

死亡是容易的。
痛苦的是一滴血的流程。
我底憤怒是肉體還沒有衰老——
靈魂（我確信它的存在）
卻和冬夜一樣冷
一樣脆弱

狗吠及第幾輛公車馳去時
我在上一瞬間是肉慾是丑角的化身
（褻瀆著青春和自己）
現在卻被拋到腐臭、荒涼的大地一角

——猶若路邊的垃圾罐頭
要待很久、很久
才會被人踢上一腳，送往某處……

死亡，是容易的——啊，太過容易的！
九四年寄自台北

海上的詩

樹神守護人

這已經是第三個盹了
最早的夢以露的胎形滴入
第二個起世的歷程

（樹根在地底與多種物質發生衝突
它們幾乎完全包紮了地球
或者說 地球思想的部位
全部貫穿了樹的神經
這個世界旋體的範圍
僅僅是根系縱橫的網肉）

守護人的存在
成為古老、遙遠、茫茫或漫漫的注腳
環宇被寂靜的綠充盈
她的脊椎上嵌著一對鵬翼
沉沉下墜的紅乳寄生菌類如火如荼
鬱鬱蔥蔥的綠葉鋪向生殖口
正是這洞口誕生出 不孝星石
她隨時會握住
某一顆帶泥水的卵石
深情地使勁 讓血潮從腳至頭面
泛濫成原野色

偶爾飛上樹枝 舔一口果子上的霜
（樹枝之外的透明度
使太陽顯得骯髒而荒蠻）
她自言自語的聲音堵塞在鼻孔
一片葉子在飄落中也長齊了脈絡
星石們露出的嘴唇
被果汁畫作一個穴巢

她握著那塊熱乎乎的卵石又睏了

九四年寄自湖南

唐古拉，自由的元素

一浪一浪的波的浩瀚，
如滔滔江源，浩瀚而遙遠。

無涯的流蕩的草甸，
漂泊不定的莽莽高原。

座座草甸托舉著山，
躍動而凝固的山。

雄渾、綺麗而挺拔，
披滿白髮的奇妙的冰川。

凝固的元素，自由的元素，
超音速的雷電掠過唐古拉群山……

拜渡河*

比雪更白，
比冰凌更皎潔。

冰塔林縫隙的小溪，
一絲一絲緩緩流泄。

看不見任何形跡，
比水晶更晶瑩。

寂靜的冰塔徐徐融化，
凝成世間最大的寂靜。

*拜渡河即布曲，長江源頭第四大河。

九四年寄自北京

編按：作者現年七十四歲，於一九八七年六十七歲時登上了海拔六千餘米的長江源頭，寫成了詩集《東城錯那夢幻》，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

夜間不定的想像

結婚當日還沒完成的
我們策劃心願的延長法則
整個晚上
建築工場的釘樁聲迴響
“我已準備好了，
絕不食言、後悔。”

為我生個孩子
我們都已準備好了
名字、教育、醫藥費
耗盡整個晚上
設計心願延長的辦法
黑暗哀愁逐寸陷落
遠處建築工場的釘樁繼續
假借鋼鐵的意志
鑽探你的肌骨

因為太飽滿的睡眠
每天起床後始覺得
床柱逐日深陷下去
城市的生殖率上升
可不可以這樣下去
時日無多你沒忘記
要完成的詩句尚多

為我生個孩子
假若環境再惡劣
不公平的事仍頻繁
因為膚色、語言、情緒
我們都已準備好了
甚至龐大的遷移費

九三年寄自馬來西亞

李斐的詩

戲寫畫家詩人——秦松

和他所玩的現代藝術
是一致的，他的形象
有西方油畫先知像、共通性
瘦削而乾枯，似欠水
純樸而堅硬，似欠通
方方正正的性格，坐在畫面
飄忽忽忽的情意，游離詩體
不知是否屬馬，一匹有翼的馬
不知是否帶火，激情隨時燃燒
從早上到夜晚，諸貌多相
從出世到入世，持藝常恆
話題西方，平正而又深入
談論東方，激動而又長情
還多話甚麼，所認識衆多畫家詩人之中
不攜帶名片信用卡藝術家不掛牌單獨一個

九三年八月十七日寄自紐約

驍程的詩

詩 注

是強大的磁場
吸附我夕陽的烈焰
但她柔和地撫摸我的手臂

是不息的旋律
叩問我的回聲
讓我痴迷於她的歌唱

是不可抗拒的命運
在台階下
我總是仰望著遲到的候鳥

是再生的搖籃
誰送來一樹桃花
染濃了黎明的啼聲

九四年寄自遼寧盤錦

心水的詩

南天結緣

——詩贈韓少功先生

從沒讀過你的著作
結緣那天，捧起薄薄名片
響亮的姓名重重槌我
細讀你方正的容顏
觸及睿智深沉的眼睛
我被震撼，幾根早冒的霜髮
訴說當年農村勞動的艱苦
年代荒廢了，你卻是污泥中
盛開的蓮花，你平淡的聲音
有濃濃的書生氣盈溢
世人爭相下海時你獨醒
孤寂疾書、感時憂國
我讀到苦澀處，竟被幽幽
蓮香吸引。你含笑專注品嚐
我那些荒島怒海的亡命舊事
史賓威鬧市裡有無邊佛法宏照
你說佛魔一念間*
在居士林的大雄寶殿
你是見佛不拜的佛
遇佛殺佛，把佛吞入五臟
我知道這也是一種修練
你望我莞爾，笑中禪味四溢
捧收些佛書，我們雙雙將佛
納入丹田，告別居士們
辭別你，緣生緣滅，揮手後
你的五官你的語言你的般若
彷彿似空氣，我無法不呼吸

九四年六月十一日 墨爾本

補誌：六月八日與韓少功、雲幻、婉冰參觀史賓威市，訪明月居士林，韓先生精研佛典，結緣聆法，得益不淺。翌日先生返中國，結束訪澳行程。

*《佛魔一念間》是韓少功的論著近作。

趙元瑜的詩

也算獨白

1

許多人望大街的風景
一個人說
街上有彎下腰走路的人
另一個人說
有彎下腰生長的樹

許多人望大街的風景
一個人說
人群中見到了阿Q
另一個人說
吳媽也在人群中

違心地爲一張臉孔
失去了自己
大街的風景
還告訴人們什麼

2

花朵，並不因爲
某一張笑臉
而含苞吐蕾

江河，並不因爲
某人的春風得意
而濤聲不絕

風雨中的斷崖
沒有詩人
說它是歷史的回音壁

草叢中的亂石
沒有學者
說它是藝術的浮雕

3

有的人愛說
他一生離不開藥煲

有的人不說話
默默地
只是做煎藥的柴薪

有的人愛說
他一生最怕被人冷落

有的人不說話
默默地
向冷落他的人
報以微笑

九四年寄自廣東台山

王艾的詩

說出

我們什麼都沒說，這麼一句話
塞住耳朵，讓牙齒亡命的頂住牙齒的根部
快要擊中嘴巴了吧，我們乾脆尖叫
什麼也不說，這麼一句話

陽翻一個美夢裡的夜晚，我們不敢多流
一滴同情的淚水，聽著
看著，他們的結束就是我們的開始
我們一定得等著，一直等到天亮

我們什麼也沒說，換掉一張張嘴
脫去舊日衣裳，我們是一滴雨水
或一層潔白的鹽躺在月下的雪裡

我們什麼也沒說，傍晚的蝙蝠
已遲遲張開猩紅的眼睛，我們聽著一塊冰
凝縮，崩裂著這個冬天

九四年寄自湖北

雁翼十四行詩輯

雁翼，原名顏鴻林1927年農曆5月11日出生於中國河北，在家讀了十三個月小學，日寇侵華，遂參加抗日，靠自修學習。獲美國世界文化藝術學院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49年春開始發表詩作，至今已出版有長短詩集42種、詩論集2種、小說散文集10種、話劇集2種、電影劇本6種。曾獲中國及國際多項獎狀、勳章榮譽及多類名人傳記等。1992年被選為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副理事長，並被英國劍橋禮聘為《IBC世界文學研究院》終身研究員。現為英國劍橋華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編輯。



黃河船隊之一 (1956)

朝陽伸出數萬只金手把茫茫晨霧撕破，
銀灰色水鳥唱著清脆的小調喚醒黃河，
我迎著早起的狂風登上大堤，黃河在咆哮
波濤滾滾遠去，似風暴中無邊的沙漠。
啊，向這神秘得不可捉摸的古老的洪流呵，
說怎樣理解你，理解你那變化無常的性格，
有時平靜而隨和，似一群含笑起舞的少女，
剎那間你又暴跳如雷，顯得瘋狂而凶惡。
那船隊，那由黃河哺育出來的勇士，
和波濤一起跳舞，和風暴共喝豪邁的歌，
船隊，忽而躍身昂首，登上高高的浪峰，
忽而又滑下，似魚鷹從高天猛然降落。
那一幅幅白帆，那灌飽了風的船的翅膀，
飄展著，如一群拍弄水花飛翔的白鶴。

給秦嶺 (1957)

我贊美過藝術家把紫色檀木雕成秀麗的寶塔，
我見過藝術大師把千山萬水雕在尺長的象牙，
我欣賞過農家少女在鞋尖上繡出十層樓閣，
我見過畫家在小小扇面上繪出萬頃彩霞。
但是秦嶺呵，連夢裡我也不敢想象，
會有人敢在你的身上表現更美妙的才華，
在你的身上雕出那麼多的橋樑和隧洞，
又在橋樑隧洞上雕出那麼多的綠草紅花，
並且用鐵路，用赤色的帶子將它們串起，

似一串寶珠聯成的項鍊，在你身上披掛，
那列車，那一排排會跑的樓房沿著項鍊奔跑，
歌唱著舞蹈著，噴吐朵朵雲霞。

啊，秦嶺，我敢說，這樣的藝術傑作，
這樣超型的藝術品定會震撼天下！

可可西里草原 (1978)

穿過崑崙山口，奇景陡然迎面，
我們一下子從嚴冬跳進了春天。
多麼艷麗的花呵，紅、白、紫、藍，
多麼奇異的草呵，似劍似球似傘，
多麼迷人的景象呵，多情牧歌，
惹得牛群咩，羊群咩，馬群歡……

抬頭看，唐古拉雪山撐藍天，
回頭望，崑崙山頂白霧纏，
如兩位披甲戴盔的武士，
忠實地守護著草原不被侵犯。

冷的雪山，熱的可可西里草原，
讓我留連，更叫我遐思聯綿，
沒有了草原，雪山會不會孤單？
沒有了雪山，草原會不會枯乾？
草原本就是雪山的兒女呵，
每一粒雪裡都藏有如霞的花瓣……

雁翼十四行詩輯

羊城賦 (1979)

羊城，你如此的好客而多情，
燈形的花，開紅了春夏秋冬，
吊在街旁，吊在路邊，吊在院中，
恰似一盞盞紅紗紮成的宮燈。
但你迎接的不只是國王、總統，
更迎接工人農人、商賈學生。
在你看來，國王和工農都一樣普通，
你才同樣張燈結彩，同樣隆重，
因為，五千年封建等級觀念，
沒有浸入你的血液，你的心靈。
你是用大自然眼光看待人界的，
人與人雖有分工，卻一律平等。
平等才自然，平等才健康。
不平等是人界的一種疾病……

詩的自白 (1981)

我不是火，
不能給你光和熱，
同時，我也不是黑暗，
不能把你的光輝襯托。
我不是水，不能濕潤你乾裂的唇，
我不是花，
不能點綴你寂寞的生活。
我是什麼？我是什麼？
像夢沒有形，像空氣沒有顏色。
我只是想象中的銀幕，
任你用生命的光影投射。
倘若你自己心裡之火已經熄滅，
不要責怪銀幕的荒漠……

最常見的是旗幟 (1987)

最常見的是旗幟，長方或三角
紅黃藍紫的飄展
各自的主義
也許是鼓動風雨

誇耀富足
招徠生意
如人們臉上的笑
自願或被迫，迎合
千種百樣的心理
但我找不到自己的旗幟，如找不到
我應當贊嘆的志趣
我的旗幟在沒有旗幟的地方
展揚在
你的心際

西湖的十四行 (1987)

杭州女歷來是多情的，而多情人
又歷來好哭，才有了
這片善思善感的西湖水
養荷
育柳
而且悅心養性消惡去愁
連殘暴好殺的蛇
喝了西湖水也脫胎換骨
變成杭州女一樣美麗
多情
善良
溫柔
連天上的神也被引誘來了
建一座靈隱寺不願意再走

突然的衝動 (1989)

突然產生一種衝動，想
脫去所有的衣服，站在陽光裡
讓多疑的風清點我的每一寸皮膚
每一滴血每一聲心跳
我覺得我變得無比強大
和地球相比，小不了多少
所有的江河是我的血
所有的陸地是我的肉
但我又發現我變世故了
不想唱的歌掛在唇邊

雁翼十四行詩輯

想說的話卻密封在心底
爲了我的愛不被傷害

這樣，風捲浪打中
也能保持平衡

女性的十四行詩之一 (1990)

不是花不是柳不是星不是月
更不是金不是玉
只是一個有血有肉誰也躲不開的
誘惑，恰如
一堆涼爽的火
一塊溫熱的冰
渴時可飲
冷時可偎
夢裡可見
醒又迷失的一個
男子漢爭著往裡跳的
陷阱
一半黑暗一半光明
一半是死一半是生

如果我遺忘了什麼 (1990)

如果我遺忘了什麼，大海呵
不要提醒，只求你
給我一個歡樂的沉沒
最大的幸福莫過於，我是
一個初生的嬰兒，昨天以前的一切
都屬於父輩擁有
像你，大海，懷抱裡只有波濤
沒有回憶，如
母親搖晃的搖籃
如果我不能忘記什麼，大海呵
不要訓斥，只求你
給我一個痛苦的沖洗
然後，把我變成化石
交給子孫清理

白宮門票 (1993)

排隊買一張美麗的門票
走進白宮的美麗
宮裡的門窗、牆和柱全是白的
它的權力是什麼顏色
比魔術還誘人
才有這麼多人來參觀
據說，白宮的門票
比動物園的門票還搶手
我才敢詢問
多智多謀的總統
白宮門票的收入，比
伊拉克戰場軍火出售
是多還是少
——不僅僅是美鈔

自由女神 (1993)

法國人真狠心，把
美如仙女的自由神
如流放拿破倫那樣
（爲了祝賀美利堅
自由的一百週年）
押送到這片
巴掌大的小島上
自由的孤獨著
沒有男人來求愛
也沒有女友來陪伴
任海鳥在桂冠上
自由的交配
自由的拉屎
女神也沒有反抗的自由

陳齊家作品

紅 葉

1

紅是紅了
最紅的一種聲音逼近
秋天碎了

最怕你淒美的笑
一片一片
向我旋來

2

趁你還沒飄落
我摘下一片秋天的心思
製成
薄薄的
一枚書籤
夾入生命這部書裡
隨手翻過一頁頁的日子
我驟然發現
最燦爛的
竟是你那薄薄的一片
似枯非枯的記憶

3

深秋
寂寞的舞者
你擁著秋風旋
落
你暈眩的舞步
踩亂了我的詩行
許多斷章
祇好以你的顏色
來寫

九三年十二月十日三藩市

仙人掌

在黃褐色的飢渴下
我是一株
冷冷冷冷得刺眼的綠

在你疲弱的足音裡
我是一株
離你越來越近的仙人掌

請不要
伸出
刺痛我的刺
請你
把越來越枯黯的目光
從廣漠的孤寂裡
抽回
請你
在風沙驟起的大漠前
從我的身後
撤離

這樣的
我便是一株
離你越來越遠的仙人掌
我以一掌一掌的刺
為綠色
斷後

九三年十一月十日三藩市

莫宏偉的詩

車 禍

就那麼一聲脆響 我掉過頭
驚得 嗓喉張得大大
卻喊不出一聲

血 濺在離我腳跟三厘米處
反應過來的人
好奇而迅速地圍過來
像瞧什麼珍稀動物

而我的眼睛楔進恐怖之中：
生命呵 在無意的結束時
竟僅是一只猝然迸裂的
玻璃杯

九四年寄自廣州

致沃特·惠特曼

在長島杭亭頓鎮，與詩人惠特曼故居相鄰有年。
當再度流走他方時，拾起《草葉集》，才感到想說些什麼……

你曾經在這片土地上尋找過一個國度叫美國
而今我在這片土地上尋找著你

惠特曼購物中心 惠特曼珠寶店
惠特曼大道 老惠特曼大道
人們都在引你為榮
我卻不曾找到過你

你鬍子拉渣
愛抽雪茄及帶草帽
幽默爽朗熱情
你是集合中最普通的一個美國人

在加油站 在工地上
在海濱 在地鐵中拿著酒瓶
或西裝革履在銀行大廈中敲打玻璃天空
或塞在長龍中不煩不惱笑容幽默的那一個
都不是你

你被遺忘在塵封的書架上
在老太太午後懷舊的咖啡邊

當一個夜晚我風雪歸來
世界變得空曠神奇
幾個杭亭頓的勇敢少年
正在堆一個雪人
這時候才覺得這片土地依然自由廣闊舒展
我該能找到你了，沃特·惠特曼
你是那個靠牆的雪人
——Wall White Man

九三年十二月於長島杭亭頓鎮

一九九三年舞曲

科大、哥大、合肥、紐約，失散多年的舊友，
卻無意相逢在歲末迎新的舞會上。

歲月又在作一次新的標度
在時報廣場 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在相冊 在眼角 在此刻
彩燈 十二月的靜謐 年的溫馨
你那雙銀色舞鞋閃亮如昨
DJ 興奮的人群 空啤酒瓶
青春萬歲 友誼地久天長
我們熱情的團舞 馬蒂斯 香檳
亢奮的音符變得疲憊了
旋律卻是一種永遠

你的眼眸是一個暗示和激勵

籐編的書箱 踩錯舞步的勇氣
槍聲中的驚魂 折斷的旗杆 普希金
時間雕塑著一切
你容顏清新 我笑容依舊
我們擁有過同一片晴空
麥田的成熟是在播種很久之後
守望者的等待是辛苦和耐勞
有顛簸來自不遠的旅行
有些話想說 有些話要咽下
今宵難忘 相聚來年

你的眼眸是一個肯定和銘記

九四年元月一日於哥倫比亞大學

果風的詩

剪春韭

剪韭東檐下
恍見故園春

東檐下
片片修長瀟灑的青翠
輕拂
柔陽四月烘暖的風

守望多日
新韭已盈尺
採吧
喜悅的心在催促

俯身剪擷
汁液沾手
濃郁醉人的芬芳
沁我心脾

一縷潛游胸懷的鄉思
冉冉升起
故園春色盡現眼前
遠處頻頻傳來杜鵑的啼鳴

我直起腰來
但遙見一架南行的班機
匆匆劃過藍空

1994/4/28於紐約利物浦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0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1 U.S.A 聯繫。

華璋作品

水牛人說詩

那天我喝一杯水
發現杯子原來是空的
載著的只是一個習慣
那天我吃一塊肉
咀嚼才想起這曾是頭牛
嘴裡的只是一個模式
那天我想起一個人
細想下竟記不清楚面貌
想起的只是一段思念
那天我說了一段話
聽見的原是堆標點符號
說的只是一個感覺
那天我寫一首詩
再往前走幾步路
往後退幾步路
想一想
詩便不見了

九四年四月十一日

一狗狗四年*

——路上行人欲斷魂

四月份中西部的寧靜
被莫名的冰雹所打破
都已是清明了
原是應降下些紛紛細雨
可惜今年上蒼的眼淚給凝固了
手執花圈的學子
在廣場給攔下
放出來的老朋友
又給請回去坐……
一九九四年原來是狗年
人人應當以其作為榜樣
屆時官也成了狗官
學者們都一個個犬儒起來
百姓更是忠心地低首搖尾
情況好比宴會中穿起同一款衣服
好不尷尬
在這五千年歷史的延續當中
這種場面屢屢出現
好比這狗年的清明

九四年四月十一日

*粵語“九”、“狗”同音。

千瀑詩札

在微雨的路上

在微雨的路上我想
把一絲絲一點點看來很細
卻又越來越密的心事
統統留在
公路的入口

要唸的經文已經唸過
慣常的早禱亦默誦完畢
趁著微雨我想起
Brother Ray和他講論的一缸好水
以及短小的匪凱
我們的Short

是的在這充軍的塵世我時常
忙於趕路，倦於回家
但我父其實我欠缺的
不過是
期待中，一條
肯定的出口

九四年三月於西雅圖

李彤的詩

十七歲的朦朧

——〈情人〉觀後

十七歲的朦朧
是一把黑色的利剪
微笑地
剪斷濃情的球根
與夢般的水仙

失落了
它卻失落在黃昏
在如血殘陽裡
嚶嚶哭泣的
是那未曾如期的約會
和她永難相許的熱戀

11/20/1993 Connecticut

如果可以

我不是沒有試過
一個人，沉默的活著
海上，人間，也曾經
一次次，流離和失所
我不是不知道
夜枕濕地，渴無滴水的滋味
我也曾經
空無所有，卻又甚麼都有了
當然我不是沒有懷過
雪落的心情
但我更愛，這甘飴的寂寞
只要您願意，如果可以
常留心頭，伴我白首
哥爾哥達，我可細行
觸體之地，我願慢走

“阿爸，父啊”（迦四：6）
既然您祝福了聽命的亞巴郎
求您也同樣祝福我

九四年三月於西雅圖

艾仁的詩

生的爆發

從夢出發
有酒一瓶
孤注一擲
雞蛋把石頭砸出血星
一種深淵中的自足
填滿有屬性的天空
當正午穿過
毒日的吆喝
使那朵開放的花
成為丹青冊中
一口視死如歸的
枯萎的鐘

九一年十月十四日於廣東

杰地的詩

無奈的思情

——夏夜為F.F.而作

1

月是一葉輕柔的小舟
沿夜的軌跡再度啓航
心是最為忠實的嚮導
故鄉依舊是唯一的方向

越過思戀泛濫的海洋
故鄉是心情靠岸的地方
黎明的時候浪濤漸去
岸邊看見你神情蕩漾

北方的風沙熱烈地擁來
真摯地抒發坦誠和明朗
瀟湘的雨聲柔和安詳
朦朧中奏出寧靜的氣象

揮手別去身後的波光
你從此就在故鄉的岸

2

瞋目掬起 這一溪如水的月色
當夜幕終於斜掛
在與我齊眉的遠山
北方的星空正催動斑斕
沿我的指縫緩緩南遷
南方的雨 令北國游子流連不返的夜雨啊
正以最為無憂的姿態
洒落在湘江北岸
八百里洞庭煙雨如夢
誰可作證 無雨無夢的遠古之年
她不會屬於北方的夜空

異鄉的月色沉凝如脂
困頓的手 竟也頑強地
盛著對你的一片深情
雖不是南方相思的雨季

但我終於望見你
夜幕掩不住你嬌美的面容
甜潤的笑意如蓮花般開起
而那縷清澈的眼神啊夢幻如煙
總令我悵思而難以飲下
這一杯苦味濃重的
無奈的情意

1994/6/19 St. Louis

方舟子的詩

初春的聲音

我只是坐著
一如蓮座上冬眠的塑像
只有一種聲音能把我喚醒

知道所有的冰雪都已化盡
這時你的呼吸從遠處傳來
斷斷續續，時有時無

你說草在長
你說草在無聲地長
在太陽睡去的時候
在失去月光的時候
破土的聲音無人聽到
我看著你
看著你鼻尖上微微的銀光
看著你眼裡神秘的滾動
心中最後一縷鵝黃也變成了嫩綠
我輕輕地對你說
是的，我聽到了

1994/3/29 寄自Lansing,MI

柔密歐鄭的詩

柔密歐鄭，原名鄭遠安，祖籍中國福建省廈門市，1925年出生在印尼。從事華文文學五十多年。是亞洲華文作家協會印尼分會會長，著有詩集《環起》，編有詩集《新荷》。

手 杖

是誰讓樹在此生長？是我！自憐的影子尚緊密地在妳癱瘓的身旁扶持，扶持。而長滿雜亂的墓草，連一點綠也鑽不進泥土裡，詩亦是。

在妳瞳孔幽邃地看樹，它為什麼如老人的背脊稍微佝僂，已然一心自願在妳墓傍扶持。

無效的眼淚不必再流，一瞬互笑的愛情，可以豐滿了一生，只此擁有，於心足矣。

如今只想知道，當妳午後醒來，是否發現，我依然是妳那身影相隨的手杖！

九四年六月寄自印尼

魯鳴的詩

今夜孤注一擲

你根本沒有防備
甚至來不及思想
就讓今夜孤注一擲
所有的群山都倒塌了
所有的江河都滾動不息
五千年頌揚的驪歌
此時在晚風中吟誦
你無所顧及

你不認識自己
尋找的是火山爆發的岩石
能佇立片刻
卻燒盡你多年的儲蓄
風煙橫陳，時間已無遁跡
你炯凌凜冽的生命
使黑夜退讓無語
相信明日的清晨
你對今夜的孤注一擲
毫無悔意

九四年六月寄自Saginaw,MI

侯瀧雲的詩

凝 視

此時語言已如月色般
蒼白
不如就這樣默默地
久久地凝視
像晴空裡的陽光
直到你羞紅的臉龐
比秋枝上最後一個蘋果
更熱

風一吹
愛情
便落了
落在我早已散開的心頭
甜甜的
還有那麼一點點
酸

九四年寄自遼寧

婉冰的詩

酒

劉伶遙遙招手相邀
你即醉成七彩繽紛
快樂時捧你敬賀一觴
悲哀時請你滌我愁腸
羨騷人墨客閒情
伴你賦詩填詞
邀月淺酌輕嚐
慢舞細唱 醉醒間
譜下千古輝煌
那愁緒仍徘徊在
眉間心上

九三年寄自墨爾本

陳敏華作品

悼楊水貞女士

再也聽不到你那嘹亮悅耳的金嗓音
再也看不到你那和藹可親的面龐了

有誰能相信 看來健康尚未屆退休年紀
竟會溘然而去 在這秋風猶含暖的季節裡

記不清多少次聚會 只見你靜坐靠牆一邊
邀唱時只揮手微笑 把機會推讓予在場同好

當知你身體確有違和 老想一詢詳情
但相逢偏值於密鑼緊鼓的絲竹韻中

痛惜你多面才藝 哀傷你摯誠友誼
樂於助人勇於承擔的性格 何處再去尋覓

如今 掛帥的英姿已杳 鑼聲亦成絕響
唯有你那份豪情與義氣 永遠在我心海激盪

再悼楊水貞女士

為追念你驟然而去 曾獻上了十二行詩句
心中依然不能平穩 不論白晝或是夜裡

幾乎所有見面的人 都在傾吐你種種美德
包括著為人從不虛偽 永遠在堅守承諾

這絕症顯現雖有一段時間 你卻灑脫如前
只為不使朋友負荷憂慮 那樣無訴無怨

記得最後一次相聚 你揮手讓我坐在身旁
用左手握住我的右手 悠悠似世紀之久

是否這就是你的訣別 當時的我渾然不覺
唯感到你的神態略帶倦意 面色稍露蒼白

當問候卡片寄走兩天 得知病情已有好轉
在滿懷期待中 卻是你悄悄辭別了人間

而我將何以為報 對你數年裡鼓勵與叮嚀
僅以盈杯苦酒心香一炷 遙遙祭向青空

* 楊水貞女士為京劇青衣名票，曾因主演梅派名劇全本《穆桂英掛帥》而深得嘉譽，並精於武場之小鑼，與夫婿李民悠教授經常為灣區粉墨登場之票友義務助陣，對國劇貢獻良多，不幸於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因癌症逝世，令人悲痛不已。

九四年寄自三藩市

張珏敏的詩

春天奏鳴曲

我悠然啖食一串薔薇
那燦爛與喧嘩的花開在我的身體裡
整個樂隊潮濕的喇叭響起
繁忙的螞蟻與工蜂刻劃著時間的流逝
它們的痕跡是噴香的花粉
遠古的世紀繼針葉植物蔓延後的一首歌
湖畔與山谷之間便初生著野花飄搖的電訊
展開薄如蟬羽的雙翼
於沼澤的邊緣歌吟飛躍的生命哲學
這段長長的歷史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謎
藏在冷冷的禪心中往事的嫩芽
被祖先的沉寂的嘆息重重刮過
植物與動物的根在緊緊糾纏
我的雙腿沾滿紫藤的足印
似乎早有一種神秘的預言命定了這一刻
春天潔白如玉 原野蔚藍
只要輕輕一聲口哨
我的靈魂便變為銀狐或山野的流螢
踏著冬季的溫柔呼嘯
而來

九四年寄自廣東新會

李華山的詩

走調的女孩

年輕時
曾以男人的靈魂做注
去賭那
五月間
吟唱
有些走調的女孩的
愛情
不知爲了什麼
或許
只是一個初夏夜
彷彿晚會剛散場
幾位朋友造訪時
她
幫忙洗了幾個咖啡杯

九四年寄自紐約

雨蝶的詩

月 弦

想我
能攀上黎明前
天際的一彎斜月

天宇 是我無燈的演奏大廳
深邃而荒涼
星星 是早秋的曠野中
凝結在小草葉尖的露珠
濕潤而飽滿

無需注視的目光
亦無需傾聽的神情
我祇想——
在黎明將臨的時刻
忘我地演奏在月弦上

此時 此刻
若妳能推開窗
定會聽見——
月弦上 正滿瀉
我的心曲

九
四
年
寄
自
江
蘇

夜林的詩

孩童與年代的新娘

擠進黑夜的人
仍能使黑夜鏽蝕

前天我在海邊
拾起三顆石子
沿著三個方向
朝海面扔去
回來的路上
還是找不到
那個丟失的孩童

我把手伸出去
剝下的鐵鏽裡
飽含著孩童的影子
我聽見了歲月熄滅的聲音
同時看見一個老嫗
從一個胡同裡走來

這是年代的新娘啊
她拒絕著我的表達
並把我伸出的手指
攥得粉碎
說：你驕傲的工具在哪裡

我爲什麼要擠進這個年代
又爲什麼在這個年代擠進人類
生了鏽的黑夜遍地皆是
舔著我紙白的臉

孩童是我夢幻的眸子
更是我無邊無際的空虛

九四年寄自大連

瘋子的詩

感謝奮乃靜*

你是白白的精靈
我隨你的溶化
胖胖地伸展
你是圓圓的笑臉
我在笑裡藏刀中
有了休克般地冬眠

不在狂想
把每根神經粘住
讓剎車的神經
把真理和良知
退回到原始
野蠻瘋狂的在大腦中
屠殺著對世界清醒的認識

消耗
開始停滯了
我們吃的很少
在體內循環著自己
往昔的記憶被一筆勾銷
留下一片空白
現實開始離我們遠去

感謝造物主的偉大
把“潘多拉”盒子打開
在大腦中
飛舞起亢奮和恐懼
我們四肢無力伸展
在天堂和地獄裡行走

我們開始冶煉精神
不是從聖殿的頌經中
是用血肉做燃料
去燒開靈魂
而你
卻讓它重新冷卻
讓我們還原
把超世紀的思想和行爲
丟回人海中的普通

每當夜睜開眼的時候
我虔誠的把你舉起

在送入體內一剎那
我看見冬天的北極熊
搖晃著倒下
我看見腦海中
開滿了海棠花
果實把枝叉般的神經
壓彎了

精神的庭院
開始長滿荒草
痛苦和快樂
被悄悄掩埋
我守著墳塋
優雅的聽著
夏天裡的蟬鳴

九四年寄自天津

*奮乃靜是治療精神病的藥物。

吳迪安的詩

理想

這樣一個疲憊的時代，我走出門，一身家鄉的風塵，面向我領悟到的晨光，我該怎樣稱呼，“你是誰？你是誰？”

生活向不知名的詩歌呼喊。從遠方吹來的苗條身材，真切而又恬靜。我的眷戀之情，殘忍的美。憂鬱的肉體，神秘的創口拋棄了我。

別了，親愛的，早晨和光，冬天的鄉村，很久以前我就爲你受苦，把你摟住。我保留著一座使我憔悴的都城。我瘦骨的手，我描繪的生命旅程。自由的愛，我嚮往更遙遠的歷險。美麗的面龐越陷越深，包括了智慧。我的詩歌投入了她的懷抱，我拿什麼交換？

我驕傲的兒子葬在裡面。我的許多詩篇得到了安息。這可是應當？狂熱的痛苦，迷人的陶醉，我一無所有，追在她的後頭。

但是那純淨的天暮，前額的榮耀，奪走我的青春。才能的偉大歲月。夢幻的句子與我重聚一堂。我仰望過的月亮。絕望的喊叫，種種情思和想念，彷彿，我已不認識他們。我睡著了，從星辰走向星辰。

你正在呼叫我的名字，而我的頭髮花白了。我對命運報以笑容，爲我熱情的詩歌作伴。啊，愛人，夢鄉漸近，請爲我完美的女兒換上新裝！

九四年寄自廣東

賈蕊的詩

包裝

若你是心善豁達 溫柔苗條
品貌兼優的30歲以下的女性
我愿與你風雨同舟
我 34歲 高1米67
有住房
本市某國營單位工作
月收入300元
誠實 英俊瀟灑
來信請寄 X X報為媒轉
2081號

讓我們攜手步入21世紀
讓我們共創世間花園
讓我成為你的妻子或丈夫
我 女性
年齡25 身高1米61
高中文化 面目清秀
形象氣質俱佳
貴公司是否要我

誠聘
男身高1米70-1米80
女身高1米60-1米70
須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思想品德好 五官端正 身體健康
技工必須有崗位合格證
禮儀人員會英語 粵語者最佳
保安退伍軍人優先

而我一個寫字的
年齡26
無房 無本地戶口
但我深諳經營之道
社會公關意識強
具有一定的管理和實際工作能力
能吃苦耐勞
且作風正派
那麼
貴公司聘我嗎

九三年四月廿八日雲南

謝敏的詩

招喚

應聲而去。山谷裡的那個女人
在向我招喚

這是一個黃昏
向我招喚的那個女人
她從綠色的杉樹葉中走出
頭上戴著花冠
踮起她那有力的雙腳
揮舞著雙臂向我呼喊

她是我的一個親人
她擁有藍和黑夜
她曾經在岩石中孕育了三萬八千年
但我知道
她更富有的，還是陽光和火焰
以及生命中的火紅的石榴樹
茂盛，而又瘋狂

靈魂。能這樣幸福的燃燒
以及飛奔後躺在她的懷裡
我看到黃昏
那些滑過陶罐邊沿的提琴
正化作星星，閃耀著
將今夜的我：照亮

九四年寄自杭州

王兆新的詩

無題

你站得夠久了
長成了一棵樹
瞭望的枝葉
糾纏無盡的思念
風不小
路都吹曲了
你卻不走
我知道你是用時間縮短那種距離
站著吧 樹會結出果子的
命運從不戲弄有心人
站成一種象徵
站成一種寓意

九三年寄自山東

一個激型的時代已來臨！人類生存環境越來越擠迫，微型電腦的功能愈來愈龐大。現代人生活匆忙、節奏急速，所有事物無論願與不願都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和極窄的空間內完成，在這樣的大氣候裡，《激型詩》自然因應相承。台灣詩人羅青在所編的《小詩三百首》中曾提出，現代小詩當以八行的古典律詩乘二而得的十六行為準！編者則認為律詩在古典詩中不敵作“小詩”看詩，絕句、短歌、小令等應更近似。本期從來稿中輯八行左右，不超過十行的“激型詩”，即採羅青之法，卻以絕句乘二得出。現代人思想、感情複雜，但詩正是語言密度極高的一種文學形式。《激型詩》雖“小”，不過“五臟”應全，且要在最快的時間內抓住讀者的心靈，達到古詩體製精簡、較重量大的效果，現代詩人在這方面尚有許多可以探索迴旋的餘地。本期詩輯可以看作是“激型詩”在《新大陸》的一個起始！

——編者

●秀陶作品

美東速寫

行道樹

雖然很想
但曼哈頓就是難見
愛呼嘯
善哭泣的
木麻黃

那些老在車窗邊急速衝過的
雖然也有枝有葉
多些些匆忙得任什麼樹也不想當的

時 間

夜已深
東河閃耀起打烊前的忙亂

有的人今夜還不曾過完
有的人已開始了明天

滿載燈火的船
近了
又遠了

輪渡船

午夜
渡客零落
風雨正殷
吹打著漸切的歸心

沉睡在長椅上的漢子
家不在海的任何一邊

靜

溫馴而沉默了一下午的靜
獸樣的
起身
伸欠
並慵慵地環顧四週
當對街白色的小車竄出時
便遺下我隨車絕塵而去

地 鐵

穿過一陣尿騷味的入口
在雷樣轟鳴的鋼腹內打盹
穿過一陣尿騷味的出口
一盹打掉了一大片世界

鄉 路

總是不安地扭動著
以她極宜轉折的細腰
急彎——小家碧玉的微嘖
而又非常的勤換衣衫
個個季節都新裁不絕
冬來反而裸成皚白一片

蝶

海兀自呼吸著

一隻淹留的白蝶
棲身葦尖
時而煽動一下羽翼
未知是經意
還是因風

馬 中央公園

肌腱扎結的鼓脹中
滿填著猶未馳騁的途程
生命便是要像出膛的子彈般衝刺
並將直落的雨撞成橫打

在急遽剎停的一瞬
那慘遭截殺的奔騰的意志
竟以那樣圓睜的雙目
向天怒張的嘴
化作點點白沫
噴洒在四月的灌木叢上

一九八六·紐約

●黃昌成的詩

詩人不在

我抓起我的腳步
擲向最後一級台階
8樓88房
14回美妙的音樂
像詩

滑落指尖
一種靈魂

九四年寄自廣東

●非馬作品

珍妃井

張著嘴
等
聽話的奴才們
餵它
另一個
不聽話的珍妃
1986/11/6

螢火蟲

不聲不響
把個遙遠的仲夏夜夢
一下子點亮了起來

沒有霓虹的迷幻
也不廣告什麼
1987/6/22

盆栽

鐵絲纏過的小腳
一扭一拐
在有限的方圓內
跋度一生
1988/9/18

菩提樹

每天走過你的身邊
卻一直想不起你的名字

直到今天早晨
有人魔曲般唱起
井旁邊大門前面
有一棵……

菩提樹！

怪不得你那麼
親切面熟
1988/10/5

霧

濕潤的
眼睛

悲憫
看
人間

1989/2/5

性急的小狗

猛跑幾步
又折回頭
猛跑幾步
又折回頭

興奮的小狗
頻頻催促
搖搖晃晃剛學會走路的小主人

前面
一片平坦亮麗
1989/3/19

●斯冰的詩

纏

把相思凝成一顆種子播下
迅速茁長滿樹靈犀
將你我
相見時剎那脫口同一句話
違面時又被心電觸痛
相思遂撩動為探索
伸欠著相互尋找牽纏的觸手
九四年七月加州

●達文作品

季候語（四首）

1. 夏之海

夏之海
夢和風的曲線

回復黑暗
溶進秀髮中深吻

2. 山莊

春天累了
枕乳峰而睡

湖靜如鏡
從樹隙窺探天機

3. 顏色

一本書
一幅畫
一首情歌
一張臉隱現無常的紅暈

最靈巧的瞎子的手
醮幾筆秋霧
洒淚

4. 恆河

石頭可以停頓水
時間盛裝芬芳

越輾壓越厚的冰川
擠破你平行的岸吧

渡歲

把一月搭在年關上
公路彎成了弓

一腔呼吸

於是如噴嘯的潮沫漫天揚洒
鐘聲漸稀

我們默默地駛過山背
風景淹沒了往事

水晶杯

——川端康成如是說

晨光
照射在陽台上
照射在陽台的窗上
照射在陽台的窗背後的大廳中
照射在陽台的窗背後的大廳長桌上
均勻而柔和

照射著長桌上排列整齊的玻璃杯
水晶的透射

●馬非作品

短詩五首

1
對我置身其中的這片土地的憤怒
源於寫作中被我撕碎的
一張張被墨水污染的白紙
所得到的快感
但我無法撕碎這片同樣被污染的土地
無法使它鳥般在空中飛翔

2
爲了錄製春天
我把磁碟上的冬天洗掉了

3
光憑孩子是不夠的
我如何將這愛嫁接在她的內心
就像蘋果枝和梨樹那樣
只爲另一株樹的簡單理由
我不關心果實

4
未來的某一天的正午
太陽突然熄滅
我說的不是被雲朵遮住
而是像斷了鎢絲的燈泡
當時我正爲明天的婚禮準備喜悅
寫一首獻給兒子的詩
一下子什麼也看不到了
我被自己的想像嚇了一跳

5
使用愛到浪費的程度
但我仍看不見你的水桶中有半滴水
九四年寄自青海

●遠方作品

電視廣告

好端端一根百轉柔腸
由於廣告
斷成千千截

剪刀

就連皇帝的新衣
都能裁剪
還在乎什麼三點式
迷你裙嗎

避雷針

犯再大的錯誤也不打緊
祇要畢恭畢敬立於
最靠近的地方
聆聽暴躁的上司訓斥
反倒有驚無險

松柏

或許連自己也已厭煩

那老氣橫秋的
說教
該是燒不盡的野草
更能體味
生命的全部涵義

寄信

放你下山
因爲你已經可以
闖蕩江湖了
歷練中
爲你自己也爲我
去尋找認同
和最終的歸宿
九四年寄自聖彼德

●劉荒田作品

萍池

走過萍池
日逐乾涸的萍池
竟有攪動以
興波的衝動
遂有了腐草的味道
有了漚水麻的味道
有了夏午村巷的味道

我，終於爲了不再清高
鬆了一口氣

臨流

臨流，釣魚或禪
都沒十分把握
祇好釣
姜太公或嚴子陵的
倒影了
如果恰恰遇上迴流的話

縫紉機

縫紉機在書房下
卡卡嚟嚟
在我橫寫的詩句下
軋上著重號
或在我豎寫的詩節間
縫下拉鏈：
倘有感情需要排洩
可經此處……

深夜

走在凍僵的大街
我把天空拉下來
充當斗篷
兩肩星辰
因為咳嗽嚕啾相撞
銀河正好做了圍巾
清涕抹在上面
泛著幽玄的光
九四年寄自舊金山

●張瑞玲作品

等

郊遊的日子
在門前等
一種姿勢 姍姍來遲
搖落傘的雨滴
聽憑 悲哀
源於心底

無奈

躺在無緒的孤獨的
井上 蛙鳴落在天空
樹葉蓋住蒼白的臉
掩睫長思
蝶影 舞漫街頭

角落

無語的方位
蜷縮窗的阻隔
陽光在外面
瀟灑
柳梢 頻頻
抹不去記憶
錯過 疼痛的花期
捎走 夏季

九四年寄自黑龍江

●姚益強的詩

奮鬥

割破湧動的液態火
讓它以一種亢奮的力度
從脈管噴出
那鮮紅的燃燒啊
將熔鑄一座
支撐天宇的鋼柱

九四年寄自成都

●邱小明的詩

詩論

我成天幻想自己會成爲
世界上最好的詩人
這個夢在我的子宮內
開始形成胚胎
這最初的階段
足令我相信哺乳期也將不遠
因為我有足夠的定理
和物質論學說：
我壓根兒就不是一個詩人

九四年寄自湖南

●佈谷的詩

愛情

別理我，我是男孩其中
臉上帶雀斑的那個

九四年寄自河北

●潘建立的詩

晚春速寫

待暮春走進夕陽時分
才發現一叢一叢的小草
草成一片片雜亂無章的野書
不野的只是那
倒影在路邊默默凝視著
腳下那朵濃濃淡淡蘭花的
被開放和封閉糾纏不休的姑娘
濃淡相宜在黃昏的邊緣
一任黃土地涼爽在
風景換季的裝璜之中

九四年寄自山西

●嚴力的詩

再生

一塊碑偉大的站姿
必須被走動克服
所有彎路流出的血
都爲了淹沒無知
我貼近你身
一個比喻
作爲內心的導遊
沿手臂講演通往指尖的撲抱
並咳盡嗓子裡積成媚俗的廣告
讓黎明爲你呼吸但不歌唱

1993/4/23於華盛頓

●郭龍作品

簫聲

長滿青苔的古樹梢頭飄下
斷續的風
這一夜簫聲使我頭白
纏綿而又幽遠的
一縷縷牽腸掛肚的鄉愁
如霜如滿地相思如喚你不醒時溪聲的入夢
來繞著手指旋轉
將偌大的一輪黃金之月
浸成冰玉

蚌

鄉間的小河是陽光的靜美
這裡似乎沒有霧季
即有，怕也是豐姿綽約的旅人走近時
蚌閉合起全部水珠的瀟灑
念此際古城石室的玻璃窗下春天細雨的長巷
有人將傘一撐
遂頂著另一個天空
獨自遠去

聽松

是從千里外間關
奔騰而至的
裂岸的驚濤
是在幽深的寒谷裡禁錮了一萬年
而又終於禁錮不了的
一聲聲不羈的天籟
——凜冽中最驕傲最自由的呼喚啊
你摒棄了一切苦難
來擦亮我的詩行
卻為何惹來群山妒忌？

登極

(這裡已不復聞鳥聲)

再上一層雲
就是絕頂
——我就是喜歡獨立在最荒涼最寂寞的天宇
任風將我如黛的青絲翻捲成旗
億萬光年的星河系
可曾留下
獵獵的回響？

九四年寄自湖南衡陽

●宋遼的詩

北京詩組：病中的巫小兵

生病的人夢見我把睡眠分給北京的地鐵
月光下的玩偶在呼吸氧氣
巫小兵的夢在屋頂光著腳行走
在晚間打擾護士們的愛情夜
生病的人心臟像洗衣機一樣在我們周圍
春天被樹林所洗淨
我取出了參加聚會的衣服，卻不敢把它穿上
衣服上巫小兵的芳香像夢一樣！

九四年四月寄自北京

●葉輝作品

壞想法

強壯的事物將山谷
推給我們，讓門前積滿水

我用大掃帚掃了三天
穿著濕鞋子，注視山頂明亮的雲

如脫髮紛紛，在它寬廣的額前
樹葉從看不到的樹上落下

輕快，像只虱子，我臨迎大腦
在參天的黑樹中行走，歌唱

那最健壯的最先衰老

夏天的生活

體內一只手無力揮打著
在一棵棕櫚旁邊

細砂滾動，通往鄉間的
公路兩側，石頭
閃著液體的反光

白色或淡灰色，幾片雲
如一陣蒸汽穿透身體

樹葉的陰影，投到一台
舊機器上，那能固定
未固定的馬達在震動

九四年寄自高淳

●張國治的詩

酒 泉

懷著累累石堆清泉般的記憶
那戀的祕密未被流水帶走
經年累月，滴漏心的磨白
在胸中默默發酵醞釀
酒一樣的濃嗆
這酒雖因未能共飲
而溢滿全身血液
慢慢酌飲卻也是好的！

九四年六月寄自台灣

●水曹郎的詩

孤 獨

猶如一隻
倒懸於四季之間的蝙蝠
禪定在
萬塵息吹 一真孤露的絕頂
聆聽 大化之手
敲落時間的念珠

九四年寄自廣州

●歐陽昱作品

無 題

墨爾本的冬夜
八月
印滿詩歌的報紙
在一陣鋪天蓋地的狂風中
人一樣直立
然後仆地死去

我赫然
從草徑上抬頭
又見桔紅色燈光
從城市的眼皮上滑落

鳥尾抖了我一身濕

我仰對澳洲原始的天空
再一次忘卻了自己的語言

昨日的幻想和今日的回憶

無數個潮濕的面孔向下滴著水
我看見那個女人把愛情彎成一只弓

101.1TTFM*

我想回家
我不想離開這個地方

*墨爾本最受聽眾歡迎的音樂電台

空曠的大海上

不見希望的影子

二月的澳大利亞低頭沉思
自由的時候無處可去

九三年寄自墨爾本

●伊沙的詩

拜師學藝

在這清風拂面的早晨
小木匠學手藝

手把手的師傅
教他打棺材

爲什麼？爲什麼？
瞪大雙眼 勤學好問

什麼也不爲！師傅說
棺材：簡單

九四年寄自西安

●愚夫的詩

玫瑰紅的舞鞋

在一遍茫茫混濁的波影之間
舁聲的水怪到處游蕩
皓月升起一輪痛苦的靈魂
飛射下千萬枚銀針
針灸著狼藉荒野的頭骨

我毫無睡意的思想
像一只玫瑰紅的舞鞋
在沉沉深夜裡飛行
它噴著道道火焰
畏懼光明的蝙蝠濁物紛紛逃竄

九四年三月寄自北京

●曉鳴的詩

神 游

這是困惑的日子，恰如夢醒時分
每條岔路於我都新鮮，甚至陌生
口哨早響過了，人還不見影

滿不在乎地笑笑，你來不來都好

你走你的路程，我看我的風景
魚釣得鏽鉤的份上，湖水也傷心
淡白了就地一躺，草帽擱臉上
我是我的人，你是你的人

九四年寄自Bozeman

●李國七的詩

七時半上班的路

車輛的緩爬令我感到不煩
不煩等待，不煩四面八方的喇叭聲
油煙廢氣與溫度的高速上升

因為

你拉短了距離
但延長了旅程
並且使我的心
遠遠地隔開來

九四年寄自馬來西亞

●陳本銘作品

我們倏然沉默下來

吻

我們倏然沉默下來
風裡語言流散
蒲公英裝備了滑翔傘子
逼降在仰望
因而深沉的天窗

讀

碑會娓娓述說
我們倏然沉默下來
戰爭和我們一樣
經常在墳墓的拱臂間
完成程序繁複的性行爲

聽

把座位往前調
後廂方丈得可以說法
我們倏然沉默下來
諦聽一顆星熄滅
遠遠的墮水聲

越

夜隨時可以黑上來
或者白下去
如心脈之跳停
我們倏然沉默下來
摒住氣 穿越其間的斷層

崩

那陷落迴應如雷
麻癢隨之攀緣而起
苔纏的身子正等待完成
浸漫水的刺青
我們倏然沉默下來

九四年三月三、四日稿

●彭一田的詩

九月

這個瘦長的秋天
太陽照舊鞭打世界的頭顱
梅坐在春天上方

雪在山那邊構思花季
子房裡 一首好聽的歌
一只鳥輕快飛起

這不是梅開的季節
梅在遠遠的地方
打量明天

九四年寄自浙江

●陳銘華詩抄

下城之霧

宿醉起來
流浪漢嘆一口氣
廣廈千萬間
從櫺窗上
散開……

九四年四月廿五日洛城

假釋犯

他不要再無家可歸了
他不要再幹鼠摸狗竊的事了
他要堂堂正正的去殺一個人
他懷念獄裡的三餐一宿
電視和熱水澡以及其它種種

九四年六月二日洛城

所謂後現代

說著說著就到了這時候
困惑 徬徨 一切依舊 井然有序
換腦店擺著各式蛋白質製成的記憶體
人們昨天是政客明天是哲學家 但
最暢銷的是標著“先鋒詩人”那一種

九四年六月十日洛城

月圓夜

太陽從同一方向晒了整個上午
皮膚太白 夢有點薄荷味
怎樣穿著都感覺怪異
裸睡者
今夜要不要開窗

九四年六月廿五日洛城

賣藝者 (SALTIMBANQUE)

I
我們的路並不比你的寬廣，我們也常自高處跌下，也跌傷。只是因為無人期待，乃不必勉強再爬回索上。而你，你輕微的錯誤便足以致命。我們千百次的錯誤只不過逗得死神發笑——那個觀眾在我們苦難的馬戲團中總是坐最好的席位。

II
讓我們也像他們一樣吧：一跌就死。這樣多人圍觀我們一頭栽下去。但在一邊過去一點，一個小孩望著空索，他後方的夜，秋毫無損。

III
索在高處，一切都發生在射燈之上。而後她回到我們之間，粉紅的緊身衣更紅。高處，另一朵玫瑰正向無垠的夜表演她純然生動而危險的荒謬。

IV
如此的完美。如果靈魂也如此，你便成了聖人！——靈魂本也完美，但只有在那罕有的一刻，犯了一個無人能覺察的小錯而出事時，你方能知道。

給夢妮卡 一扎我的感謝
(À MONIQUE)

Un petit recueillement de ma gratitude)

品茶 (L'HEURE DU THÉ)

自這銘有不識的外文的茶杯啜飲。文字也許是祝福之類。我舉杯的手也刻滿了我從不能解的紋線，這兩種文字是相通的麼？而既然兩者都包容在我的視野的穹蒼之中，當這兩種古文字因飲者的手姿而相遇時，會否以它們自己的方式交談並相好呢？

鄉村禮拜堂 (CHAPELLE RUSTIQUE)

聽吧，這屋裡真靜，但上面那個白白的禮拜堂內那更深的靜來自何方呢？是來自百多年前，進來僅因為不願留在外面，下跪並為弄出聲響而不安的那些人麼？是來自那些失聲跌入奉獻箱，收集時又颯颯發聲的錢幣麼？或者來自聖·安尼那神殿主人的不在而依舊不敢上前，總怕破壞了因一聲呼叫所暗示的純粹的距離麼？

燈蛾 (FARFALLETTINA)

她週身顫動，來到燈前，暈眩使她在焚毀之前得到一刻最終遲疑的緩刑。她跌落在綠色的檯布上，在那顯眼的背景之前展示了片刻（她的片刻我們將永不能測度），她那難以想像的光彩的奢麗，像是一個小婦人暈倒在去戲院的途中。她永不能到達。再說又那裡會有接納這樣孱弱觀眾的戲院呢？……幼細的金線在她一對像是扇子樣的翅上，扇子搵向無人的臉；那之間是小小的身軀，如翻筋斗的玩具，翠玉樣的雙眼跌出……

親愛的，上帝已在妳內中耗盡了精神，祂投妳入火只是要收回一點精力。（像一個小孩打碎他的撲滿。）

食橘者

(LE MANGEUR DE MANDARINES)

呵，何等的先見！這果類中的兔子。

想想看，隨便一個裡面就有三十七個小小的種子，隨時會落在任何地方發芽繁殖。我們一定得想點辦法，否則她便會佔據全世界。這小小的拿定了主意的橘子，老是穿寬大的衣裳，彷彿還有得長似的，衣著之壞像是僅關心生殖，衣飾全不講究。她也該看看那穿紋皮外衣的石榴；雖然被未來擠得行將爆裂，但仍然自制，謙虛……而當她洞悉了後代的繁衍時，便在深紅的搖籃中將其窒息。大地似乎迴避而不贊助她後代的昌盛。

散文詩 (POÈME EN PROSE)

繡成綠色的這漂亮的風景，今夜它伸展得就如商販陳列的貨品一樣美麗

小巧的女神老愛在水瀑的外衣下藏身。

飛鳥迴翔如思緒。

移動的雲影將鄉村的面容染上悲戚。

綠而發亮的草原，看來是天空而非那崎嶇的山嶺的一部份。雖然那草原一直在陰暗的松林中隱現

而天空，一塊塊地藍得莊嚴而遙遠，藍得無盡。

西邊，在更多的雲後，壯烈的夕陽因脫走得太快，彷彿要破裂。

而一直面對著我的那小巧的水的女神，垂落時數度分散而又重合。她不多的泡沫的噴洒，使得她的肩看來彷彿大了一點。

在她的上方有一株灰暗的垂柳，以及一叢開得頗久大有溢出之勢的野玫瑰。

甜瓜 (MELON)

漂亮的甜瓜，你怎能要了那麼多的日照而成熟，內部卻又是如許的清涼呢？不禁教人想起一位愛人她可口的唇來，即使在熾熱的愛之夏日也沁涼如泉。

晨愁 (MÉLANCOLIE MATINALE)

一日伊始，一切便顯得枯焦，無疑地將被烤得更其灼熱。唯有那夏日的樹葉，在地上卷曲，猶保存了露珠。

墓地 (CIMETIÈRE)

這些墳中是否猶有生之回味呢？在花的口中，蜜蜂們找得到拒絕出聲的話語麼？呵花，我們歡樂天性的囚徒，你們還會回來麼？在血管中帶著我們的死者回來麼？花，你怎可以脫出我們的掌握呢？怎能不再是我們的花呢？玫瑰是用所有的花瓣飛離我們麼？它僅只要作玫瑰而不要成爲任何其他麼？在這樣多的眼臉之下不要成爲任何一個的睡眠麼？

譯者：輯在這裡的九首（如果賣藝者算作四首的話則是十二首，譯者以《賣藝者》爲總題涵蓋）散文詩，如果不計《馬爾它手記》（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內某些詩意甚濃的片段的話，則終其一生散文詩作便全在這裡了，而且全是以法文寫出的，至一九二二年頭，里爾克完成了他傳世的《杜伊諾哀歌》（Duineser Elegien）及《給奧菲爾斯的十四行詩》（Die Sonette An Orpheus）兩部巨作之時，他的法文詩作僅得廿八首，至一九二六年底逝世時，法文作品已達四百首，即使不計這個時期的德文作品，這種產量也足以驚人。

譯者最不願替詩加註解，這裡的幾篇不註大都還過得去，唯最後一篇《墓地》本身便是他自題的“墓誌銘”的注解。一九二五年十月里爾克死前爲他自己撰寫了《墓誌銘》，後來便刻在他的墓石上：

玫瑰，呵純然的矛盾，雅不欲
成爲任一個的睡眠 於眾多的
眼臉之下。
Rose, oh reiner Widerspruch, Lust,
Neimandes Schlaf zu sein unter soviel
Lidern.

五〇年代台北即有人譯出這幾行“墓誌銘”，因譯筆不同，眾老友也都不曾讀過《墓地》一詩，乃一致慨嘆這幾行“墓誌銘”真是難解，這當然是題外話了。

釋 夏

年輕時，我感覺敏銳
最遠的蟲叫
都能留住我；從樹隙，緊張地，
我注視獵人與鳥。

我找到的意義哪兒去了？
或者它只是一種心態，
地上的一個暗影，
身在其中卻無由尋覓？

此刻焦黃的夏草，
把芬芳擁向天空；
路旁的灰塵也甘甜；
連沒有陰影的大地都美好。

築巢鴿子輕柔的聲音，
同輕盈飛翔的鴿子
如手套裡靈活的手
撫觸寂靜與天光。

砂礫間的落果，
在肥沃的腐敗中發酵，
用白蘭地塗抹踐踏的靴子
讓它香甜上路。

雜 種

我的老爹是個白老頭；
我的老媽黑。
如果我曾咀咒過我的白老爹
我現在把它收回。

如果我曾咀咒過我的黑老媽
希望她下地獄，
我後悔我惡毒的愿望
現在我祝她有個好結局。

我的老爹死在巍峨的大廈內，
我媽死在一間小屋裡。
我長得不白又不黑，
不知將死於何地？

溫特斯

(1900-1968)
生於芝加哥。
在史丹福大學
教了多年的書。
他認為詩應
以理性及經驗
為基礎，反對
現代詩人反邏
輯，非理性，
浪漫朦朧的傾
向。

畫 像

我母親從未寬恕過我父親
的自殺，
特別是在那樣尷尬的時候
在一個公園裡，
那春天
當我等著出世。
他把他的名字鎖
在她最深的櫃子裡
不讓他出來，
雖然我能聽到他砰砰捶響。
當我從閣樓下來
手裡拿著一幀蠟筆畫像
一個寬唇的陌生人
鬍子耀武揚威
眼睛深褐而鎮定，
她把它撕成片片
沒說一句話
且重重摑我。
今年六十四歲了
我還能感到
頰上的灼痛。

畫 家

他的畫一年比一年陰沉。
它們填滿了牆壁，填滿了房間；
終於填滿了他的世界——
除了他的狂喜。
當聲音消歇，他便跑去聽
莫扎特沙沙作響的靈魂
不停地旋轉。
來來去去，來來去去，
他躡著塗滿顏料
轉一次身便縮小一點的地板，
困在他龐大的虛空裡，
對著他的仇敵狂吼。
最後他手裡拿著一把刀
在他浮誇的風景畫框間
為自己砍開一個出口。
一線天真無邪的光，
從他破碎了的宇宙罅隙
傾注而入。

康尼茲

(1905-)
生於麻薩諸塞
州，在哈佛大
學受教育，在
哥倫比亞及耶
魯等大學教過
書。曾到蘇聯
及波蘭當過文
化交流學者。
主編過耶魯年
輕詩人叢書。
擔任過國會圖
書館的詩顧問。
1959年得普
立茲獎。翻譯
過蘇聯詩人葉
夫圖先寇等人
的詩。
對於形式，他
比同代的大部
份詩人更熱狂。
在他的詩裡
，我們能覺察
到一種白熱的
抽象感性，有
如現代雕塑家
用堅硬的金屬
塑造出優美的
形象，奇突地
躍向純粹之境
，不容你不正
視。

休茲

(1902-1967)
生於密蘇里州
，在林肯大學
受教育。一生
中寫了五十多
本書。他反映
並導引了黑人
知識份子的變
動心態，是他
那個時代裡最
有影響力的黑
人作家。對美
國黑人文學的
建立，有很大的
貢獻。

《新大陸》詩友座談會紀要

從《我最喜歡的一個詩人（詩）》談起

◎紀錄：遠方

◎整理：陳銘華

時間：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

地點：陳銘華家

與會者：張錯夫婦、陳建華夫婦、區劍鳴夫婦、秀陶夫婦、達文夫婦、劉耀中、斯冰、秋原、遠方、陳本銘、陳銘華（主席）。

編者按：本文是根據遠方筆錄下來的錄音紀錄而改編，瑣談皆刪掉，小標題為編者所加，談話次序有改動。由於整理後不克一一交與與會者過目，若有錯漏，本刊願負文責。

銘華：今天這個會是趁張國治回台，而陳建華赴哈佛而舉行的。《新大陸》詩友常在一處聚談，但有計劃、有主題的，這卻是第一次。可惜的是，張國治已因事提前回台，不能參予，但聚會延遲卻剛好碰上詩人節，非常的有意義。今次的這個主題，達文和本銘都有準備，現在就交給他們來談，達文開始吧！

關於北島

達文：關於北島，我們都知道，他是作為一個朦朧詩人而出名的。我自己大概在86年真正看他的詩（略），在這之前我讀到北島那首比較著名的《回答》，還有那著名的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也不覺得很了不起，也不算很朦朧，那種詩句概念化太強，因此也不算太佩服他。真正讀了他的詩集後，才覺得他的詩中有一種力量——一種很冷靜的力量，還有一種英雄主義的人格在那裡。這種所謂“英雄主義”人格，成為當時整個朦朧詩（壇）的代表，朦朧詩引起這麼多中國人的共鳴，便因為詩中體現了一種英雄主義的反叛，對強權的反叛（略），北島的很多詩都透露出這種味道，且較之前的那種詩多用意象，具冷靜的色調，我先舉個例子：

把手伸給我
讓我那肩頭擋住的世界
不再打擾你
假如愛不是遺忘的話
苦難也不是記憶
記住我的話吧
一切都不會過去
即使只有最後一棵白楊樹

像沒有銘刻的墓碑
在路的盡頭聳立
落葉也會說話
在翻滾中褪色、變白
慢慢地凍結起來
托起我們深深的足跡
當然，誰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從另一個早晨開始
那時我們將沉沉睡去

（無題）

在這首詩裡，所有所謂“朦朧”的意象都有所指，他雖然沒有明說，但把經過十年文革動亂，大家那種對整個社會的不滿、苦悶、孤獨的情調比較綜合地反映出來。還有另一首叫《同謀》的詩，我讀最後一段給大家聽聽：“我們不是無辜的 / 早已和鏡子中的歷史成為 / 同謀，等待那一天 / 在火山岩漿裡沉積下來 / 化作一股冷泉 / 重見黑暗”文革後，很多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現，但都沒想到在文革中，我們做了些什麼？共產黨、毛澤東他們都做了些什麼？為什麼共產黨在中國做了這麼多事？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是中國人，包括跟著中共去做的人。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不能一股腦兒把責任推過去。他的詩反映了這種自省：“我們真的是無辜的嗎？”（略）像其他許多的中國人一樣，一生下來就不自覺地很容易接受了道家思想，他的詩有這種玄學色彩。我們都稱海子、戈麥為“死亡（？）詩人”，但在他們之前，提出這種“死亡（？）意識”的詩人就是北島，他把整个人生概括性地在以下這首詩裡寫了出來：

塔影在草坪移動，指向你
或我，在不同的時刻

我們僅相隔一步
分手或重逢
這是個反複出現的
主題：恨僅相隔一步
天空搖蕩，在恐懼的地基上
樓房把窗戶開向四方
我們生活在其中
或此外：死亡僅相隔一步
孩子學會了和牆說話
這城市的歷史被老人封存在
心裡：衰老僅相隔一步
（這一步）

另外一首以寓言式的、超現實主義手法寫的《觸電》，跟台灣的商禽有點相像（我是指形式上、寓言式的寫法）。（略）給我感覺最深的，還有那一首把什麼都說完的《一切》：“一切都是命運 / 一切都是煙雲 /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 一切歡樂都沒有微笑 / 一切苦難都沒有淚痕 / 一切語言都是重複 /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 一切愛情都在心裡 / 一切往事都在夢中 / 一切希望都帶著注釋 / 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 / 一切爆發都有片斷的寧靜 /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略）當然，從現在來看，這些詩太概念化了，但在他之前，很多人的思想，包括詩壇上的意識，很多都是空白的，他的出現打破了這種空白，打動了這麼多人的心，也使我感到震撼。（略）作為中國現代詩在大陸的奠基人，作為一個里程碑而存在，這就是我從一開始就把他當作是自己最喜歡的一個詩人。

銘華：大家對達文所講的有沒有什麼意見？

秀陶：對北島不太了解。我想請問你，這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發表詩？就我個人的個性講，我不太注意他詩裡的政治見解，或者說我不喜歡他的政治見解。可是我希望知道，在寫詩方面（技巧方面）他是根據一個什麼線脈下來的？（略）屈原嗎？陶淵明嗎？杜甫嗎？還是根據外國某一個詩人呢？（略）

達文：他當初是怎樣下來的我不知道，但根據我的了解，他的這種思想，還是儒家入世的思想，從古代（來看）和杜甫的有點相似，從近代（來看）是繼承魯迅的思想。

銘華：是你自己的感覺，還是有什麼論據？

達文：是我自己的感覺，我從他的詩中的思想感覺到。而且，那時文革，大家不可能讀到太多外國作品，雖然後來北歐很多人指出，北島的這種寫法，其實就是瑞典、冰島、芬蘭五十年代詩人的寫法，但那時（那些作品）根本沒有翻譯到中國來。

秀陶：（你的意思是）北島（當時）不可能知道那些詩人？

達文：後來知道，而且這些詩在中國還是他翻譯的。

銘華：在這之前，大概是不謀而合吧！

達文：這可能是不謀而合，但從精神上、主題上和北歐詩人寫的還是有區別。精神上受到影響，最直接的應該是魯迅——對權勢的抗爭精神。因為當年魯迅是共產黨最有意宣傳的（作家），人們很容易接觸到他的作品，而不管共產黨宣傳的目的是什麼，畢竟魯迅當年對國民黨（當權者）的反抗精神融入很多人的心中，起了很大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

關於政治

秀陶：（略）詩人有很多方面的，有的詩人非常敏感於政治方面；有的詩人只關心每天日常生活方面；有些詩人只關心到花鳥蟲魚這些小東西……由於共產黨的統治，你如果不跟著它走，你連三餐都吃不上，連穿衣都穿不上，所以它會使你覺得，這世上除了政治以外，生命差不多沒什麼意義了。鳥叫一聲，或者朝霞或者夕陽，怎麼漂亮都不關你的事，而我們詩人最關心、最欣賞這個世界的，並不是一天三餐，或者穿什麼漂亮衣服。有時候再愁苦，我只要看看山，就覺得很高興；我只要聽聽鳥叫，就很高興。所以中國大陸幾十年在那裡爭吵，是為藝術而藝術？或者是政治，或者為別的什麼而藝術，我認為很無聊。作為一個詩人，政治只是我生命的一部份，你可能看重一點，佔你生命的20%，你可能看輕一點，佔你生命的5%，我也不想做官，管你那麼多！我所喜歡的，我所關心的，只是一年四季的變化、自然界之美、人與人之間的美。我同這個女人戀愛，我有美感，其他的我一概不理。那你告訴我，我這個人是為生活而藝術呢？還是為藝術而藝術？It doesn't matter，所以北島也好，顧城也好，在我秀陶（來說），他們的意識形態怎樣，I don't care，我最care的是他的寫作技巧、他們的詩在世界詩壇上的位置怎麼樣？他寫這首（詩）對今天生活在中國大陸受過文革影響或沒受過影響的人的反響是兩個樣子，這些我都一概不理。我們回想一下，古今中外，我們現在還能記得的一兩首詩、一兩句詩，那些好詩人，是怎樣的人？是關於政治的嗎？是關於生活的嗎？關於自然界的美的嗎？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嗎？別忘了，我們詩人是要創造出美的東西來，一個漂亮的東西出來，好像一個畫家要畫一幅漂亮的畫，詩人也是一樣，如果我寫一首詩，拚命去罵毛澤東、拚命去罵鄧小平，那不是詩，那只是政治見解。

銘華：但很多人都藉此而變得很有

名。

秀陶：No，未必！這樣出名可能只是一兩年，歷史長得很，幾千年幾萬年，譬如現在的歌星Madona、Michael Jackson，最多出名一、二十年，最後消失得一點影子也沒有。可是莎士比亞、李太白這都是幾百年、一千年（出名）下去，不一樣的。所以我最關心的是，顧城也好，北島也好，他們的藝術性有多高，如果把他們放到世界詩壇上，他們將來會變成怎麼樣？會不會像Madona、Michael Jackson，一下突然出名，一下突然消失？還是像陶淵明、李太白，千百年後還是會留個名下來？我知道這個人（北島）可能在你（達文）年輕的時候，對你非常有影響。

銘華：這個問題大家都可談談，也不一定非達文來答吧！

秀陶：對！對！

張錯：我補充一下達文（的說法）（略，此處一段說話發言人要求不加紀錄），來的時候有跟銘華約略談過“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的話，剛才聽達文他讀（北島）《無題》時，說到“誰也不知道明天/明天從另一個早晨開始/那時我們將沉沉睡去”，我很感動。不知道明天，明天會怎樣？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疑問，所以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很可能是……我們這一群能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爭取聚在一起……

遠方：剛才秀陶有個觀點，就是有點純藝術或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我是覺得不太現實。一個人生活在社會裡，不管他的言或行，跟社會都有密切之聯繫，你說的那些有名的人物，無論歌星也好，文學家也好，藝術家也好，極少有人是由於純粹藝術上的成就而名垂千古的。就是那些諾貝爾獎的得主，尤其是文學獎、和平獎都帶有政治色彩。當然，所謂政治色彩，有廣義的，

也有狹義的。莎士比亞有名，為什麼有名？當然他作品的藝術性很高，語言優美，但同樣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英國當時封建制度解體，各種社會力量的衝突，提倡個性解放等等……巴爾扎克之所以有名，一樣的！他的代表作《人間喜劇》深刻揭示、描寫、嘲諷了法國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在《人間喜劇》的總序中，他也提出作家應當面向現實生活。（略）你（秀陶）說杜甫有名，為什麼有名，他是人民詩人，被譽為“詩聖”，他的詩被譽為“詩史”，他的詩藝高超固然是重要的，他關心人民疾苦，他的詩篇反映當時的社會動蕩，也就是他的詩具有深刻的社會性，這一點也是同樣重要的。（略）就我個人來說，我還是強調詩同其他文藝作品一樣，對社會有個教化作用，當然，這種教化作用並不是說教，而是通過潛移默化。太過於講究純藝術，為藝術而藝術恐怕不太現實，從古今中外看，從那些名垂千古的詩人、文學家來看，都不是純粹藝術上的成就很高很高，而內容很空洞就能夠留傳下來的。當然，也許是我孤陋寡聞了。

銘華：基本上你（遠方）講的我同意。但我覺得所謂的教化作用，應是作品存在後才產生的。若是一個詩人在創作過程中，就有了那個念頭（教化），那作品的真實程度和出發點就很值得懷疑。杜甫的詩藝成就很高，不一定是因為他關心人民生活，就看他的創作技巧、作品本身就有留傳的價值。那王維怎樣？他這個人歷史上很有爭議，但他的詩還不是留傳千古？（略）

秀陶：所謂為生活而藝術，為“什麼”而藝術，這種爭議了幾百幾千年了。所謂藝術家，畫家也好，詩人也好，（在作品中）真正的哲學思想是不明顯的，政治思想卻非常明顯。（略）對我來說，政治在生活中佔5%最多，一年我去選舉兩次，那應選的人我也不太認得，其他方面我掙錢、交稅、寫詩，我只關

心到我和你之間的關係，我同另一個女朋友的關係，我跟太陽的關係，我跟花草的關係。我所了解的全世界的藝術家，政治性太強的東西，都有時間性，都有它有限的生命力。甚至於諾貝爾獎，也不過一百年、幾十年的事？以前並沒有諾貝爾獎，你我所欣賞的作家、詩人裡面有多少個是得過諾貝爾獎的？至於得過的，又有多少個是我們真正喜歡的？（略）

劍鳴：（略）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是“我最喜歡的一個詩人”，我沒有最喜歡的詩人，但每一個詩人都有一些作品是我喜歡的。詩人是以他們的作品來定他們的價值，不是用名氣來定他的作品。（略）另外，為生活而藝術，或者為藝術而藝術，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是對立的，對立就分不清了。我們生活在矛盾的世界，對政治性也好，對花鳥蟲魚也好，我們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一個是內心世界，問題是怎麼從現實世界走進一個內心世界，這就需要經過藝術的處理。不能夠講你寫政治詩，就對風景詩或其他詩貶斥。（略）

本銘：我說一個詩人，不理他政治不政治，他的作品，一定要把真的地方反映出來。我心裡有感觸我就寫，可能他對社會不滿，對某種制度不滿，就寫了詩來抨擊。這首詩產生了，在藝術上看，可能不是好詩，但是我寫的時候很真很真。亦可能這一刻我欣賞自然，身心愉快，就跟一片葉子對話，把對話、和整個自然的關係記錄下來，寫成詩，用種種手法處理，這詩出來了。一個詩人，不同時候有不同的表現，我相信什麼政治因素沒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真正的有所感觸地寫一首詩。

秀陶：（略）這個爭執不知多少年了，沒有絕對的。就好像宗教的爭執一樣，上帝在不在？你和我都不能從口袋裡掏出來給人看，大家都不能證明。這個問題沒有對錯，現

在是大家自己採取自己的立場，採取自己的百分比，生活重要？還是政治重要？Nobody能判斷你對或者錯。怎麼樣？

銘華：秀陶說的對！其實剛才大家所說的都有道理。不過就我聽來，秀陶對政治的解釋是狹義的，即是與統治階層有關的活動。但從廣義來說，一個人既不能離群而獨立生活，則一切個人活動皆會間接或直接與社會發生關係，這種社會性也可稱之為政治的。每一個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樣，若果一個人連生活都有問題，那他關心的自不是花鳥蟲魚那樣的事。但像我們今天基本衣食解決了，關心的事情可多了。好，這個問題該告一段落，現在輪到本銘。

關於李敏勇

本銘：（本銘大病剛癒，準備好的發言稿由銘華代唸）現代詩發展到今日，好的詩已經不少，心儀的詩人更日愈加添，這些完全是因為優秀作品的產生而證實了詩人本身的存在價值。在這裡，我想談一首我喜歡的詩：《季節的觸感》，作者是李敏勇，台灣詩人，一九四七年出生於台灣屏東，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笠詩社社員，台灣筆會會員，出版詩集多本，也有一些詩評，並編選了多本以台灣本土詩人為主的詩輯。從詩人的簡歷中，和多年來搞台灣獨立運動的不遺餘力看出他的政治意識之強烈，不單是表現在活動裡，甚至在作品裡面也強烈地透露出這一意向。這完全是合理的，所謂“表裡合一”“詩以言志”，我們中國人的詩論裡往往有這一主張的。現在我們看看（聽聽）《季節的觸感》：

飛越國界的候鳥群
不必持有護照
他們比人類更自由
而且是無政府主義者
牠們只害怕孤獨而已

結合成整齊的隊伍也是這緣故
在季節的指引下
到處為家

伸出手臂
歡迎飛翔的旅人吧
人啊
暫時收拾起狩獵的天性
像那些樹
伸展枝與葉
讓遠來的訪客棲息
寒冬過後牠們就會遠離

李敏勇的詩風、言語、意象的建立和喻擬的手法，一貫的作風是平實而沒有什麼激盪的迂迴韻緻，尤其這首詩，更加在平實的氣氛裡鋪述進行。因為季節的主題而抓住候鳥群的意象，而衍生自由的飛翔與人類狩獵天性的對峙，全詩直到第三節的這一句，纔讓人察覺現實關係的緊張和對立。但是，這緊張和對立的感覺僅是一種不安的感覺而已，並不強烈震撼讀者。因為詩人僅在呼籲人類收斂其嗜殺的天性，而非描寫實際的狩獵場景。這詩由頭至尾平淡著筆，好像一個在秋天裡散步的人心裡獨白，一些因季候而泛起的感觸，一些因與現實環境有所關切而興起的感嘆。我喜歡它，就是它在淡淡敘述中注滿了人道精神。尤其是近日在報紙和其他傳媒中看到“越南難民”的絕食、自焚，為遣返而付出再一次的生命代價，實在有很深的感觸。

銘華：讀完了，還是你自己（本銘）補充一下吧。

本銘：我認為李敏勇是個政治急進的人，更是台獨份子，他的幾本詩集，在這方面都是表現得很強烈的。但這首詩政治性是有，裡面那種人道精神就把他以前所有詩裡的那種政治意識、搞台獨的意識蓋住了。所以我覺得看作品是最好的證明。（略）

達文：我補充一下本銘的話，不管什麼人也好，應有他的政治信念、

政治理想，但每個人都有他人性的一面。基本上每個人的人性都是一樣的，但為什麼到後來就不一樣了呢？問題是政治理想發展到極端時，就把基本的人性抹殺了。

秋原：（略）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求藝術家要關心政治？關心社會？為什麼其他的人，科學家、運動員就不用呢？因為有一個政治的權力，要來約束這些人，要給他們政治使命：你要為政治服務！一個詩人，你懂得怎樣去解決非洲的饑荒？寫幾首詩就可以解決得了嗎？為什麼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呢？為什麼科學家、政治家不去解決，要我們解決？

秀陶：這些忘八蛋（指統治階層）他不是問你有没有什麼解決辦法，他要問你的態度。你是同情這些人，還是不同情這些人？

秋原：他是要你表明立場，然後解決你。你看到一個人被壓迫，你同情他，可以呀。但我看到一朵花很美，也可以呀。為什麼一定要我這樣，要我那樣？沒有人有這種權力。藝術是離不開生命，生命就包括一切了。（略）

劍鳴：我認為不要給詩太多的壓力，太多的使命。

張錯：剛才我看你（本銘）引的那一首詩（指李敏勇《季節的觸感》），有時候很難一詩就定千古。李敏勇早期有一個筆名叫傅敏，假如把《笠》找出來，你可以看到，這是（他）一首比較少政治性的詩，有些人有時候會突然用另一種面貌出現。可是就詩論詩，這也是一首好詩。

本銘：我就是強調，像他這麼一個熱衷搞政治的人，也能寫出這麼一首詩。

張錯：不過這也是很平常的事，因為這等於文學裡所謂的面具。就像

秀陶提到的龐德，龐德也寫過非常好的抒情詩，可是他是徹底的法西斯。剛才提到杜甫時，銘華卻提出個王維，等於說一個詩人到底要把他生命的東西跟他的作品結合呢，還是把它分開？這是個討論的問題。這不是到底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你要怎麼把他分開還是合成？另一個現象我覺得可以討論，不是一個選擇性的問題，而是個建設性的問題：我們這些在美國的詩人到底往哪走呢？目前，我們在寫我們的詩，尤其在這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處境寫出不同的詩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了解別人，這跟別人了解我們是一樣的。剛才我提到北島和諾貝爾，這裡面有一個翻譯的問題……

關於翻譯

張錯：……我把這問題說得更清楚一點，譬如剛才我提到洛夫和羅門，到底是洛夫和羅門知道北島多一點呢？還是北島知道羅門、洛夫多一點？這是很好的提示，為什麼呢？因為現時的注意力還是放在中國大陸方面，我並不是說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大陸，而是，我今天接觸到的越南詩人，他們的水深火熱，他們所經過的血和淚也不會輸給“六四”某一方面的一些東西。為什麼我們今天只知道北島和中國大陸的詩人，很少會知道外面的詩人？或者說有沒有這麼大的興趣要知道，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台灣的詩人也一樣，處在一種很不平衡的狀況。我們在海外有沒有辦法扭轉這種現象，這都是一些問題。這不是一個政治與非政治的問題，而是說，在這裡我要出一分力，要怎麼出？要出一分心，要怎麼出？這的確是個非常困難的東西，因為你要人家了解你，你總得有方法讓人讀到你的東西。目前，《新大陸》總算有一個生存的形態，我非常贊成，也非常擁護。它本身是一個基本的存在，有它的存在，才有它的聲音，沒有存在聲音就沒有了。可這個聲音到底有多大呢？

本銘、銘華：這要繼續實踐，和讓時間來證明了。

銘華：而且有些事情我們目前就辦不到，好像翻譯。這一期（指《新大陸》）我們也約略談到，一個詩人能掌握的、運用自如的自然是 he 最熟悉的語言（有時甚至不能），你不能要求他用掌握不純熟的語言來創作。譬如英文，我們很多人也懂。可是要我寫英文詩，不管怎樣是比不上我用中文寫的。所以怎樣去推廣，怎樣去介紹，應該分一點（工作）給翻譯家和評論家，不能要求詩人做太多的事。當然，一個詩人能用外文寫出和他的中文一樣好的詩的話，或者能自己翻譯自己的作品，那是最好不過的事了。

張錯：這也是一個問題，到底詩是不是需要翻譯，難道爲了要讓一些同你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了解？那等於你能了解一首英文詩到一種什麼程度，是不是能同一個外國人一樣的程度，這是一個可能的工作嗎？假如是不可能的話，要往哪裡去？

銘華：那你（張錯）對這事有什麼看法，我看你的一些文章，留意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

張錯：我提出問題，並不一定有答案。就像知道人家生病，並不是醫生一樣。……現在有主體和客體，假如說主體是中國大陸或台灣，他本身也有個邊緣性的存在，很可能海外是一個邊緣性的存在。而這個存在並不是說它不比主體重要，而是說它怎麼產生它生存的空間……而且（邊緣文化）越來越重要了，因爲從整個政治和文化的發展（來看），政治的現實越來越重要的時候，就如趙紫陽說的經濟大循環，現在所謂之超穩定結構，說不定不在中國大陸，而是在這種邊緣性（的地區）。因爲有跡象是往外推出來，那麼生存在邊緣（地區）的人就越來越多，海外也是。聲音越來越強，也有這個需要。可是怎麼去建立起這種網絡，把這種網絡變成

一種聲音，我所看到的就是這樣。

銘華：那你（張錯）認爲《新大陸》是不是邊緣文化的一種現象？若是，則它負起的便是你所謂的網絡作用了。

張錯：目前是。因爲邊緣不是一個次等的名詞，邊緣本身有個主體和客體的問題，主體當然有主體的邊緣，它們是共存的。

達文：像我們《新大陸》，永遠要成爲一種聲音，然後再考慮這聲音能不能讓人接受？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是用漢文寫作。應當說，我們要產生一種聲音、影響，我們的目標應當是漢語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和其他說漢語的地方。至於翻譯不翻譯的問題，我總覺得這也是種主體和客體的問題。當我們很想讓人家知道，很需要人家來翻譯我們的東西，我們就變成客體，我們現在應該是主體……

秀陶：你（達文）這個所謂主體客體的關係，本質是對的，可是你的觀點有點問題。達文，我本身經驗最清楚，我這個人本來很謙虛，但我現在說一句，如果我要把我自己的作品翻成英文的話，我的能力是夠的。我之所以不這麼做，是知道英文作者的作品水平到了什麼程度，如果我不超過他們的話，我沒有必要做。

銘華：（笑）那你還是很謙虛嘛！

秀陶：不，不！這不是謙虛，這是很科學的。現在你寫詩，你的詩到了什麼水準，誰也不知道，在座的也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沒有任何人比你知道得更清楚，這就是中國古語說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現在就是這樣，得失寸心知。值不值得翻譯成英文給別人看，我自己知道，你也應該有這種自知之明。到了有一天，你寫出來的作品，你覺得所有古今中外的詩人都不出其右，都不比你強。這或

者是用中文，或者翻譯成外文，一定行，一定馬上全世界都會重視。

張錯：我越來越覺得翻譯是不可能的，翻譯幾乎是一種不可能的工作，我舉一個例子，假如你能翻譯出這兩個詞就可以了，一個是“無奈”一個是“玲瓏”。

秀陶：……翻譯難，譯詩是尤其難，翻譯有韻的詩幾乎是不可能。如果翻譯的是散文詩，應該可以，只要不勉強去湊韻腳，可以把意思翻譯出來，沒問題。法國人說“請坐”“喝茶”，中國人也說“請坐”“喝茶”，音不同可以不管。但還是有困難……

張錯：我也說細節方面舉不勝舉，一首好詩，除了共鳴，你得到的以外，它還應有更多的東西在裡面，那就是中國人所謂的“意在言外”，碰到這東西的話，外文就無法翻譯了。

銘華：今天由於很多人另有要事，座談會到此結束。但大家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這是一個開始，以後我們還要組織多一點這樣的聚會。謝謝！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爲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一併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精簡·朦朧·藏

——我對現代詩的一點看法

◎非馬

圍繞著一首叫《鄉事》的詩，最近在大陸的詩人們頗有一番議論。《鄉事》是大陸有鄉土詩人之稱的王耀東的詩集《逝去的彩雲》裡的第一首。議論是由台灣一位詩人把這首詩的第二段以精簡之名，增加修改而引起的。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看這首惹事的《鄉事》：

紛沓如雲的事
沿著血緣的脈管
流注，或激濤奔突
或纏綿如雨

明月依然是
那副樣子，姍姍地
總是來遲，她無聲
心卻聽得真切

在她那裡
相思的柳絲未必都是白髮
唯有那段盟約依然
綠綠地遮滿記憶
路上，偶然一個回眸掀翻目光
乃是一個夢的錯誤
窗前的踟躕的腳步
已經遠去，金秋卻如約走來

心是一隻飄蕩的蓬船
無法標定泊的駐處
只有疏星浪月下的遠山
黑黝黝地站在那裡
似在傾聽我不改的痴情

下面是那位台灣詩人對第二段的“修正稿”：

明月姍姍
總來的遲

無聲
卻聽得真切

一般人都同意這位台灣詩人所說的：“詩的語言越精簡，越有詩味。能用一個字表達的意念，絕不用兩個字；能用兩個字表達完全的，絕不用三個字。許多多餘的贅字都要刪除。”但也有好些人認為修

正稿把原詩的詩味給修掉了。其中有一位說：“精練是詩的特點，但不是越精簡越好，詩不是電報稿。該簡的則簡，不該簡的則不簡，以詩味為準、為度。有時為情趣還要嘮嘮叨叨、喋喋不休呢！”而一位台灣詩評家則認為這首詩是“一首十分朦朧的詩”，並對那位台灣詩人“欣賞詩而去刪改詩，是將王耀東視作自己門下的受業生，真是詩壇的大笑話。”

王耀東先生多次自山東來信，要我也談談對這事的意見。本來這種討論有助於對詩的認識與瞭解，只是身在海外，時間及空間的距離都使得參與這種討論缺乏現場感，而熱衷不起來。不如獨白一番，拉雜地談談我對現代詩的一點粗淺看法。

·精簡·

大約是一九七七年，我在芝加哥一個中國文藝座談會上講現代詩，談到現代詩的“濃縮性”時，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一首成功的現代詩一定是經過千錘百煉，在主題上在語言上都嚴密得無懈可擊。用最少的文字負載最多的意義。一個字可以表達的，絕不用兩個字。因為一個不必要的字句或意象，在一首詩裡不僅僅是浪費而已。它常常在讀者正要步入忘我的欣賞之境時絆他一腳，使他跌回現實。詩的濃縮也要求我們避免用堆砌的形容詞及拖泥帶水的連接詞。過量地使用連接詞或形容詞，必使一首詩變得鬆軟疲弱，毫無張力。”（見《略談現代詩》，刊於《笠詩刊》80期）。

一九八四年在芝加哥“文學與藝術”講座上講到中國現代詩的動向時，我又這樣談到詩的精簡問題：“我認為詩是以最經濟的手法，表達最豐富的感情的一種文學形式。換句話說，詩人的任務是用最少的文字，負載最多的意義，打進讀者的心靈最深處。”（見《中國現代詩的動向》，刊於《笠詩刊》12

1期，《文季》2卷2期，《華夏詩報》21期）。

也許有讀者會以為我在以“短”取詩，認為詩越短越好。其實不然。在我上面提到的講話裡，談到現代詩的語言問題時，我說：“通常持《藝術至上》論的人喜歡用比較文雅的、美化的、屬於書本上的語言，而持《現實至上》論的人則喜歡用質樸的、淺白的、屬於口頭上的語言。我覺得詩的語言應該同內容密切配合。寫一首纏綿的愛情詩同寫一首有泥巴味的鄉土詩所使用的語言當然有所不同。一個有創造能力的詩人能夠把明白易懂的語言鍛煉得清新脫俗，充滿詩意；而一個沒有創造能力的詩人卻往往會把本來華麗典雅的語言搞得俗不可耐，生氣全無。所以只要處理得當，深奧或淺顯的語言都一樣有可能成為詩的語言……”艾略特的名詩《荒原》長達434行，在我看來仍然是精練的傑作。不用434行，他可能便無法完美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對於王耀東的《鄉事》，我們似乎也可這樣子來看待。把他的詩攔腰一斬，再削手去腳，變成同原詩的語調、氣氛完全不協調的東西，恐怕不是正確的精簡之道吧。

·朦朧·藏·

近幾年來我花了較多的時間從事繪畫與雕塑的學習與創作，興趣盎然。最近在朋友們的鼓動下，舉辦了一個個人畫展，趁此機會回顧展望一番。在展出期間，據畫廊主持人說，他曾旁聽到兩位華人觀眾由我的畫談到我的詩。一位說非馬的詩裡有許多東西，但不是一眼便能看得出來。另一位說，是呀，他在詩裡連罵人都不直接了當地罵，總要拐彎抹角。這個人似乎有點“藏”。

我不知什麼地方的人如此使用“藏”字，對我倒頗新鮮。更新鮮的是，這是我頭一次聽人說自己“深藏不露”。我的太太還常說我太坦率，肚子裡藏不了話呢！這使我

想起，幾年前我在一張寄給大陸詩友們的賀年片上錄了自己一首叫做《獨坐古樹下》的詩：

獨坐古樹下
他苦思冥想了一整個下午
終於舒展眉頭站了起來
高舉雙臂
學老松樹的樣子
伸了一個
漂亮瀟灑的懶腰

每個受壓抑扭屈的關節
在暮色蒼茫中
都突出道勁

軋軋作響

我相信對現代詩稍有接觸的人都不會覺得這首詩有什麼難懂之處。但據說一批習慣於“張口見喉”式詩歌的朋友們，在多方探討仍不得要領的情況下，最後只好嘆口氣，宣佈它是一首“朦朧詩”。這同有人把王耀東的這首《鄉事》說成是“一首十分朦朧的詩”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詩裡用幾個比較新鮮的意象表達一點纏綿的鄉思，便是“朦朧詩”，那不要說大部份的現代詩，連李白杜甫的許多詩，怕都要變成“朦朧詩”了。

詩貴含蓄。一首成功的詩總帶有多層的意義及足夠的空間，讓讀者憑著各自的生活體驗，去選擇去想像去填補去完成去共享創作的樂趣。詩不是電器使用說明書，我們不能太執著，要求它把話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首成功的詩應該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地下以不同的感受。一旦把詩意套定，這首詩便不再繼續成長而成爲一首僵化的詩。這是爲什麼聰明的詩人通常都不願強作解人，去解釋自己作品的原因。

1994/5/20 寫於芝加哥

狐狸說詩

——李歐梵教授“東亞文學與現代性”討論課散記

◎陳建華

你聽過歐梵先生講詩麼？此番感受，如一杯法國正宗Cognac在手，細膩而醇厚，色澤酡紅而透明。當漸入佳境，微醉醺醺時，眼前彷彿展示一片月光，波影閃爍，一曲曲古典音樂飄拂耳際……他說中國現代詩處於一個微妙的當口，需要重新評估，重新起步，首先應當具備音、色、意象……他說他自己說到底是個古典主義加現代主義者，這話聽上去的確玄乎其玄，而那種意境，或可從他喜愛的音樂家——德沃夏克、肖斯塔科維基、勳伯格等——略加領會吧。

本來，歐梵先生講課，在美國學院的人文背景中，別具一種天馬行空、造化獨秀的東方色彩；或者可以說，這本身就是一首詩，一首若斷還連的中西文學迴想曲。且見他輕鬆自如地站在黑板前（他不太喜歡讓講臺遮擋），或一腿擱在前排座位上，左手撐腰，於是右手指天說地，任憑揮灑。往往從某一論點化出，如漪漣展漾；奇思異想，如波瀾突起。儘管一口流利的英語語法嚴謹，卻辭采飛揚，聽上去如娓娓道來，決無學院的拘謹氣息；不時流露的倒是他熔鑄的五四浪漫情調。我不知他是否寫過詩，但自幼受家風薰染，對音樂有極深厚的涵養，因此造成他對詩的音色質地的敏感性。他授課時總是廣徵博引，古今中外；雖是講文學，常會提

到一支曲名，一個音樂形式或結構的術語。使學生們如在山陰道上，樂得抓耳搔腮，儘管應接不暇，對他所講的東西一知半解。歐梵先生講課的“詩風”，很難歸入“豪放派”或“婉約派”。他曾自言從來“不願重複自己”，正顯示他不欲界定自己、界定詩的意向，遂能變動不居，生生不息。近年間或寫點《狐狸洞詩話》，以狐狸自喻，其本意如他在課堂上說，指做學問的方法，有別於那種“刺蝟型”的大思想家，但與詩相連，其中諷嘲、機靈的寓意，大約現代詮釋術亦望之興嘆。稍探究之，卻與“詩無達詁”的古意相合，且含現代意義的批評自覺：狐狸說詩，喜之者視之爲西施（狐狸化美女亦合古典），不喜之者若掩鼻掩卷，亦無傷大雅也。

詩有別趣。若不把歐梵先生對詩的見解與他的學術活動、文化構想相聯繫，恐也難以領會他開這門課別具一種心思。這次講詩，讀罷波特萊爾、艾略特，遂對五四以來中國詩壇作一鳥瞰。從冰心的小詩、新月派、現代派，到六十年代台灣現代詩潮、八十年代大陸“朦朧詩”，直至當下台海兩岸新湧的詩人，極縱橫開闊之能事。在歷史的批評框架中，處處著眼於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在現代境遇中“創造性轉化”的諸般契機和形態，其間述

及歷史的展開，但更強調的則是歷史的斷裂與弔詭。其對具體詩作基於自身美感經驗的批評風格，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這句原是傳統批評對吳文英詞風的帶有爭議而精彩的評語，經葉嘉瑩先生的現代詮釋，與“後現代文化”的“破碎性”（Fragmentation）契合，亦頗能用來傳達歐梵先生在文化上“化零爲整”的趨向，旨在消解“主體意識”的話語系統，啓揚人的靈性。近年來，歐梵先生處於美國“文化多元主義”的銳進潮流中，以其獨特的敏銳和學養，勇於置身中西文化的交匯處，促進和協調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實即在後現代社會的壓力下，爲知識力量拓展創造的空間。因此，他在學術上國際化色彩愈爲濃厚，在學界中飲譽日隆；日前受加大校長之邀，與Derrida、Hayden White等共聚進餐，即爲一證。這次在洛杉磯加大主持現代性討論課時，已應聘將回其母校哈佛執教，因此這門課頗有告別儀式的意味，對此地一班學生來說，機會尤屬可貴。這門題爲“東亞文學與現代性”的討論課，與比較文學系年輕教授Haun Saussy合開。

Saussy深得以保爾·德·曼爲首的美國解構主義重鎮“耶魯學派”的真傳，也是中國《詩經》研究的專家。在課堂上，歐梵和他之間常有精彩而富於機趣的對白。課程

設計是一學期講西方“現代性”理論，一學期講中國現代詩。從歐梵先生結合近年文化理論的心得，在中西詩學傳統比較中重讀中國現代詩這一點來看，其藉此課程回顧並展望中國新詩，宗旨不言自明。課堂上歐梵先生將自己選出的新詩發給大家，對紀弦、痲弦、楊牧、張錯等人的作品一邊精讀，一邊作“新批評”結合“脂硯齋”式的評點。這番評讀對大陸來的研究生來說，為了解台灣六十年代的現代詩運動補上了生動的一課。值得一提的是，歐梵也十分關注一些年輕詩人的創作。他不僅稱讚北島、楊煉近期詩風的轉變，也專門介紹了台灣女詩人夏宇的新潮作品。

使同學們頗感興趣的是歐梵先生論及三十年代現代詩時，對卞之琳情有獨鍾。一位同學問他為何這麼喜歡卞之琳的詩，李先生幽默地回答說這是因為他“人到中年”，才有這份新的體驗。這固然是經驗之談，卻也體現了他對中西文學的現代境遇的一貫關懷。據歐梵先生的評講，卞氏對西方現代性的理解較他同時代人高出許多，且他善於在現代語境中溶鑄古典語彙和格律。卞詩所達到的造詣即使在今天看來仍具借鏡的意義。

關於歐梵先生說詩的靈動之處，試再舉一例，即其中一堂課他出的討論題是“從波特萊爾看魯迅的《野草》”。

這一題目出得新奇古怪，看似他在臨場發揮時奇思噴現的一道火花，細察之，卻基於《野草》創作和波特萊爾之間有趣的歷史故實。波氏一向被認為西方美學現代主義的鼻祖，對於中國現代文學有一定影響。令人驚異的是，在七十、八十年代台海兩岸至少出版了四種波特萊爾《惡之花》的全譯本，可見這一影響仍在繼續。魯迅在二十年代前期即開始翻譯波氏的作品。其時他寫的散文詩《野草》，在周作人主編的《語絲》雜誌上連載。當時徐志摩從《惡之花》中選譯《腐屍》一詩，也發表在《語絲》上。魯迅對徐氏所極力稱賞的該詩的音樂之美不以為然，遂作《音樂》一文加以諷刺，文末問道：“真的惡聲在哪裡？”魯迅此文對徐志摩的

諷刺是否得當暫且不論，從他《野草》中不乏“惡聲”這一點來看，“從波特萊爾讀《野草》”似是探究歷史影響的題目，但歐梵先生卻意不在此。在討論過程中漸漸展示的乃是一種方法上的，可說是“後結構主義”的閱讀策略。

他首先要求同學撇開作者的傳記資料或歷史背景，純從作品的形式加以比較。這種形式的比較能揭示魯迅和波特萊爾在創作個性、表現手段及中西文學傳統等方面較為隱微的層面；如魯迅在某些描寫上其感官的刺激性較波氏更有過之，這無疑對《野草》增進了瞭解。不過更重要的是在引導比較讀解中，

時時透露出歐梵那種旨在消解“主體”批評話語，魯迅被塑成一具僵硬的神像，抬在所謂“邁向共產主義歷史進程”的前頭。因此，這樣橫截的比較方法能使批評者擺脫長期受統制的批評語境，為思維打開新的途徑。更為有意思的是，當歐梵先生談到他數年前出版的魯迅研究專著——《鐵屋中的吶喊》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一書時，對於書中的有關《野草》部份的詮釋已不滿意。由此也可見“從波特萊爾讀《野草》”的提法，正是他不願重複自己的信念的顯示吧。

“天籟自鳴”的意境美

◎艾仁

當草色悄然四漫
將峰頂圍成絕地
那片純潔了整個冬天的恬靜
就那樣透明
蒸發了嗎

火之後
水深而沉（融雪·達文）

南宋詩人兼詩歌理論家姜夔在他的《白石道人詩集自序》中說：“詩本無體，《三百篇》皆天籟自鳴，下逮唐初，迄於今人，異軀故所出亦異。”他說的“天籟自鳴”是指詩歌創作不要過份雕刻，而要推崇一種自然美，使人的本體物化於自然，以達到與自然的和藹，情感的真摯。

達文先生的這首《融雪》就具有這種審美效果。這是一首寫景詩。他的寫景並不是如法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哲學家孔德和文藝理論家泰納的只追求物質外在的實體純自然的臨模，而連赫格爾也反對抨擊的一種文藝思潮。達文先生的《融雪》卻具有通過自然的演化過程而更注入詩的深刻內涵。全詩僅八行，精練、雋永，讀之美不勝收。

該詩分兩節，第一節一開始就以先入為主的手筆，“當草色悄然四漫”，點出春天來了，他是用形象的語言說話，而不是如一般一些作者慣用的寫法“春天來了”那麼直白，這個嫩綠的草色把雪山“圍成了絕地”，兩句詩把意境畫得多麼美。接著是漫野的雪“純潔了/

整個冬天恬靜/就那樣透明/蒸發了嗎”？這裡用了一句問話，將抒情貼進詩的內核，用“恬靜”“透明”帶有質感的詞語把冬的雪野的潔淨渲染得美妙無比，雪的“純潔”與冬是同意語，而被春陽融化了，並“蒸發了”。

第二節是“火之後/水深而沉”，只七字。春陽的“火”把雪融化成“水”，點出詩的主題，“水深而沉”，“深而沉”三字將詩寫得極富張力和彈性，傾進人的情感。用字惜墨如金，讀之後讓人遐想，讓人產生生命的活力。

全詩到此結束。這是一首積浪漫主義的力作，給人以積極向上娛悅的感覺。詩雖寫的是自然景象，卻灌入“人為的符號”（萊辛語）。這個“人為的符號”就是“火”與“水”的交融，“水”的“深而沉”。這就不是一般表層為寫景而寫景，而是不動聲色把人的情感物化到自然之中。

這首詩的另一個最大特點是含蓄，詩雖是寫的春天的景色，嫩綠的草茵把雪山圍了起來，也就是說把冬圍困在山上，童話般的描述讓人感到萬物勃勃生機，但全詩卻沒有一個春字；即使是寫雪景，也沒有一個雪字，全憑瞬間的感覺。詩句落在紙面上，全由讀者去品，去玩味。從而顯示詩的隱秀內在而耐人咀嚼。

全詩的語言樸素，“天籟自鳴”，給人以古典美的享受。

1994/6/6於廣東惠州

在多方風雨的異國土地上

——讀銘華《童話故事》的一些感懷

◎張國治

五月底從聖路易市返台之前，先抵洛杉磯待了幾天，與銘華短暫的三天相處一見如故，竟有說不完的“詩話連篇”，從他的談話中，我更深刻瞭解到作為一個“海外中國詩人”的真實命運和處境，然而，使我更十分驚訝的是從銘華身上感受到，即使他入籍和歸化美洲新大陸多年，他甚而比身在中國的中國人更保有中國人的良好秉性，這決非只是他因用華文寫詩之故，更從他的言語舉止映射出來，他從越南到美洲，在這新大陸維繫著詩歌曾是中國文學命脈的傳統，且從現代詩著手發揚光大。

洛城的夜晚於蒙特利市他引介的酒店燈下獨自吟誦他的詩，竟有一種說不出貼心的感動，沒產生所謂的“詩隔”，這使我更相信在洛城第二天與遠方及他在海濱對談詩歌觀點時，他所堅持詩與生活經驗契合的態度。眼下，他的詩印證了他的詩觀，與他相處，他務實誠懇為人的態度又再度反映了他詩裡的真誠樸實，這些特質，不啻是從“當下實在生活走出來的”。詩人自身良善的品質，成就了詩中樸實無華可親的面貌。生命裡的一些真實無奈、憂思、感傷、懷鄉，微微的激昂或忿悶、嘲諷，也都從淡淡詩句溢出來了。

早年的輾轉流離跋涉歲月，異國的奮搏，想必有刻骨銘心的烙印與記憶。環境的艱辛鑄造了非尋常的歷練，在美洲新大陸但求安定後卻拋卸不下母語的身世，以及少年在越南接受華文教育，接受台灣現代詩洗禮，心中對詩的那一份狂喜。作為華人的身份，在多方風雨的異國土地上，是一種鉅大的擺盪和鄉愁，詩乃成為生活另一種找尋和發言。

所以《中秋月》一詩裡有著：

一推門
鄉愁難免會撞破
但重圓後的
鏡片 倍加鋒銳
削去夜黑的，燈黃的
層層肌膚，痠癢一地
入籍當初的驚心
誓約

從真實切身感懷的深刻之作，從傳統到現代，由月亮到鄉愁的詩已被詩人寫得太多，但這裡從燈黃的層層肌膚，隱喻了黃皮膚中國人在入籍當初的驚心，是另一種家國命運的大鄉愁，是“中秋月”題裁的另一種變奏，是從世紀華裔命運身世走出來的真切驚心詩句。相對於《除夕》、《清明二題》、《中秋月》這些由中國節日感懷寫出的詩，他對異國它鄉之《萬聖節》、《感恩節》、《復活節》也有諸多感受和諷喻及描寫，或說在一年四季中，除了面對西方節慶和緬懷中國節慶間雜的矛盾對照之餘，不免對西方節慶有種難以言喻的拒斥，如《感恩節》一詩：

這是火雞的節慶
虔誠的善信
理髮 沐浴 盛裝赴宴
舉杯謝過 神恩
肢體肥美 異教徒
性交 繁殖 相互擺置
在地球這個供索上
輪迴……

是頗具隱喻和諷諭的，當然這也植基於對西方文化一份瞭解吧！在編輯上，將中西節氣節慶引發的詩作置諸在一起，前後呈現出“對照性

”，同時這幾首小詩，也寫得短小精簡，十分有力。如《清明二題》

1. 《碑》中的：

那就躺下吧
既然累了
何必還堅持
站起

2. 《山》：

生與死
距離太短了
我們刻意
走崎嶇一點的
路

就頗具哲思了。

越讀銘華的詩，越感覺諷諭、隱喻成為他詩中的一個特質，如第五輯中《十月》詩中萬歲和五千年的對比“萬歲 / 萬萬歲 / 五千年了 / 聲嘶力竭喊開 / 兩幟 / 旗海”銘華身在海外看兩岸，也許持有另一種更超越的觀點，詩若為現實其它用途吶喊或發言，也許無實質裨益，但卻令讀詩的我們頓時噙然沉思，“萬歲 / 萬萬歲 / 一部現代史 / 就得血淚渲染 / 幾個 / 大字”言簡意賅，他寫出了詩的力量。對時局的觀察，和對同樣身為同文同種之華人命運的關注，使他在第五輯中寫出了《日出》、《從海上來》、《難民營訊息》、《植物專賣店》、《鴉片戰爭》、《唐人街的老人》……等等尋找身份、尋找母體，或那些已忘記母體、身份的華人，從而以隱喻、嘲弄、影射移入詩，作為感懷。如《植物專賣店》中“不知那一株又會自願遣返”這樣詩句，其實已寫出了一個悲涼的句號。而“China Town”、“華埠”、

“唐人街”這幾個已被貼上英文標簽稱呼、象徵代號的中英文名詞，從早期華人勞工血淚史到百年華人移民，交織盤旋著許多不易為人知的故事。對“唐人街”許多人都有某種特深的情懷，這不獨是讀近代史引發的，對我個人而言，也由於家鄉作為僑鄉之地，以及自己親人在異國另一個唐人街的了解及想念引起，銘華在《唐人街的老人》最後寫著“那些豈有此理的遊客／還趕來看殘餘的／孤伶伶／一條辮子”更點出了百年中國歷史的無奈，華人的命運！許多回在異國它鄉，最喜歡的還是去尋訪唐人街，想多瞭解另一群中國人在它國是如何的生活，往往唐人街成為中國移民史的縮影，而所謂“會館”、“同鄉會”之類的設置，總不由得令人想到文化的情節、民族的根，中國人對所謂同鄉、家園的觀念。對老一代華人來說，他們不論僑居何處，都沒有忘掉自己原始的身份、母語，同鄉會、會館、僑報、中國店……這些都映射了對母體身份的認同，但銘華在《唐人街的老人》一詩中，卻從現實的觀察因為有所不滿而有另一層影射和指涉：

只有歷史才藏污納垢
但最後能離開的都離開了
硯地又體面地
希望挽回一些日子
晒太陽去吧
除卻新建的幾間會所
爭吵著，從
中發白的眼睛
翻開，娛樂就是
那些豈有此理的遊客
還趕來看殘餘的
孤伶伶
一條辮子

唐人街成了令人喟嘆的地方，幾間會所形同虛設，歷史殘酷而無形，唐人街更深沉無奈的一面，也只有深居於此的人才有所體察吧！而在多方風雨的異國土地，就如同他在

《風季》所寫的：

離開了唐人街
泥土沙石莫不各奔前程
慣於漂泊的落葉啊
卻從隱藏的角落趕來
東一堆 西一堆
自成秩序

唉，在異鄉的風中
我第一次學會
昂起頭走
路

相對於《唐人街的老人》，這是新一代華人的文本，另一種從那些歷史腐朽喟嘆幽暗角落走出來的覺醒，是的，中國人為什麼不能昂起頭走路？

相對於他在第一輯《童話世界》以童詩語言寫給長山和長青讀的童詩，我想到銘華對下一代在美國成長子女的關心：“……／天是一把傘／地是一張毯／日日ABC／不用背書／餐餐漢堡飽／不用吃飯／放假要遊迪士尼樂園／不去中國／不去越南／不要爸爸皺起眉頭／教讀／上大人”這也深刻點出了新一代成長的處境，銘華其實也瞭解到下一代若能更加認識中文母語，子女將來也就更不易忘掉自己血緣身份，因為只有透過語言才能深入自己的文化母體內。

銘華在《童話世界》這本詩集內共分成六輯，一開始，我就從他的海外身份切入與乎一些概括性的感懷，當然這不一定是讀詩的最好策略，銘華詩的題裁其實是廣泛的，時事之抒懷、諷諭、寓意之外，尚有著十分抒情傳統一面，例如第二輯的《迴響》，或第三輯的《線路圖》，就光從詩題（Title）來看，他仍舊掌握中國詩詞抒情傳統的某些質素，語言明確又不失詩質，婉約含蓄，注重修詞，儼然有種新古典風格。《不堪盈手贈》是傳統詩詞征戍歸人一類詩的鋪衍：

天空
在倉皇中變色
我卻從天涯回來
跟著一輛舊軍車
把歷史的戰火引進
小軒窗。妝台上
慵懶的她幽怨的她
雲深處的
她
曾是冰冷日子裡
燃燒過我的
一朵火焰

而這是九〇年代現代詩時空裡的另一種新貌。此輯下面諸詩不論語言或意象的營塑都十分抒情、明確，這成為他詩風另一特色。

《線路圖》一輯，則大都以物擬人，移情入詩。如《電線桿》、《稻草人》點出了人於生存中的孤寂。後面幾首短詩如《老樹》、《詠鴉之一》、《詠鴉之二》、《紙鷂》、《山》……等，雋永具深意，短詩的創作，證明了他作為詩人的基本功。

燈下，讀銘華的詩竟有太多的思緒和感懷，也許，因為明天就要回台灣了，也將結束了這美洲留學生身份日子，異國歲月盤桓在不同文化體系，現又置身於血源相同的氛圍裡更加深刻，銘華以母語賦詩，以蟹形文字英語發聲溝通的日子，在殖民地，人種熔爐的新大陸上，使我愈發讀銘華的詩，愈加有味。

詩是無聲的語言，但此刻在我胸中卻不斷激盪和擴充，餘味繞樑。詩，雖渺小卻仍然是有力量的。

May.30/1994寫於洛杉磯
蒙特利市回台前夕

新大陸詩刊經銷處：眾智書局 1300 E. Main St. #108, Alhambra, CA 91801

詩刊推介

創世紀：總編輯洛夫·台灣台北市莊敬路197巷10號5樓
現代詩：社長梅新·台灣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76號12樓之2
秋水詩刊：涂靜怡主編·台灣台北市郵政14-57號信箱
笠詩刊：白萩主編·台灣台中市崇德路一段85號
台灣詩學季刊：社長向明·台灣台北市郵政53-840號信箱
新大陸：楊平主編·台灣台北內湖郵政第96號信箱
葡萄園：文曉村主編·台灣新店郵政11-77信箱
世界詩葉：劉菲主編·台灣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2巷2號4樓
詩學：林力安主編·香港九龍美孚新村吉利徑11座八樓D
華夏詩報：野曼、向明、陳紹偉主編·中國廣州市文明路211號
青少年詩報：曾冬主編·中國湖南新化移民辦內 417600
新大陸詩報：緒楓主編·中國內蒙庫倫水泥廠學院 028200
龍人詩報：戈仁主編·中國廣東惠州市中山東路惠陽縣圖書館 郵編：516014
現代詩評報：丁正貴總編·中國南京小市街13-1號 郵編：210037
華人詩報：古寒山主編·中國福建省福清市溪頭洪寬工業村馬家底26號
一行詩社：嚴力主編·FRIST LINE P.O.BOX 418,N.Y,NY 10013-0418

《不流淚的土地》出版

勤奮耕耘在中國詩壇的中年詩人王耀東，最近由百花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他的第六部詩集《不流淚的土地》，由冰心、臧克家等詩人題詞。全書共400頁，收入詩人近作189首，分四輯，分別在鄉情、戀情、遊記等各個側面記錄了作者的心跡。特別在開拓農村題材的新鄉土詩方面，作了大膽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聯絡人及地址是：李淑秀

山東省濰坊市文聯文學創作院

《羣眾藝術》詩歌報徵稿

《羣眾藝術》詩歌報由巢湖行署文化局主辦，電腦激光照排，膠印四開四版，每期刊發詩歌千餘行，歡迎各種流派，新、舊詩體稿件，優稿付酬，來稿請寄通聯郵資一元，必復，並贈報，稿寄：安徽廬江文化館總編室主編陳韶華先生。

新大陸叢書之十

《四方城》經已正式出版

《四方城》是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四詩人的合集，收各人近年的作品，不同的風格，不同的詩觀在一起展現，集前有名詩人秀陶所撰的序。已於今年八月正式出版。列作本刊叢書之十，郵購本刊出版的詩集，詳情請參考每期新大陸詩刊內頁。

遠方詩集《期待》出版

今年是遠方的豐收年，除了合集《四方城》之外，又由中國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個人詩集《期待》。收近年來的詩作。遠方勤於寫詩之餘，也是《新大陸》詩刊的編委。

張國治學成回台

詩人張國治於今年五月在美 St. Louis 取得藝術碩士學位，同月回台，經洛杉磯時與本刊詩人晤談。

河內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

《越華現代詩抄》

由越南胡志明市解放日報《桂冠文藝》主編陸進義、詩人銀髮等編選的《越華現代詩抄》是近廿年來在越南出版的第一本越華詩選，共選詩人三十六位，詩作七十四首，這本書的出版，不但成為華文現代詩進展的標誌，也是華文在越南復甦的象徵。

推展海外華文詩運 請訂閱【新大陸】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